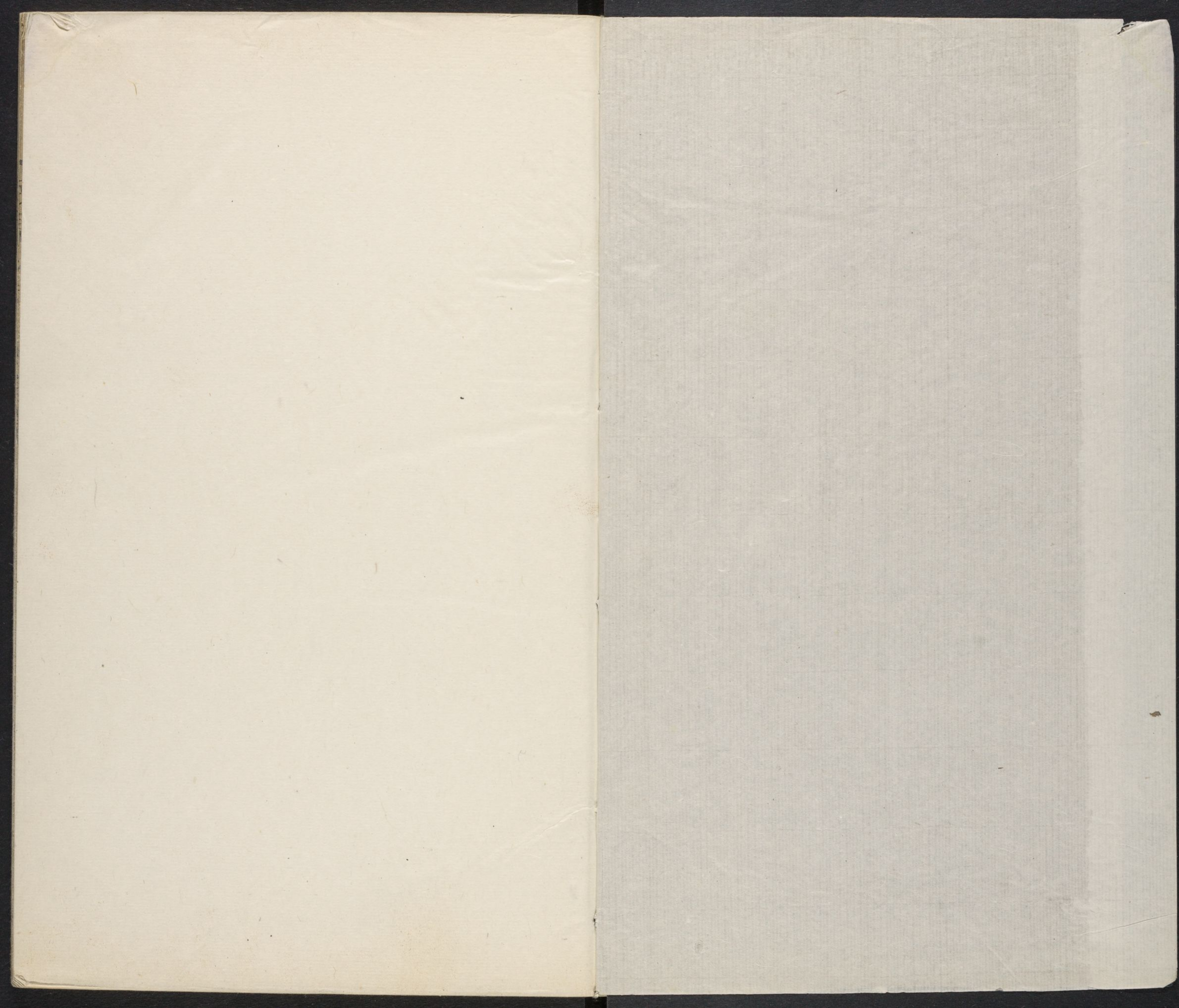


T 3210/8546.81



Not find back p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7 1940

3210/8548-87

康熙五十七年鑄

南樂魏嶮纂

錢塘縣志

郡邑之有志也王者三重之道寓乎
其中六經言其理志乘載其事人以
為志與史同而吾以為志重於史史
浩繁而難窺志簡核而易考史迂遠
而志親切其用不同也於以昭紀綱
察理亂別貞淫厚風俗均在乎是不

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錢塘縣志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7 1940

3210/8546.81

康熙五十七年鑄

南樂魏嶮纂

錢塘縣志

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郡邑之有志也王者三重之道寓乎

其中六經言其理志乘載其事人以
為志與史同而吾以為志重於史史
浩繁而難窺志簡核而易考史迂遠
而志親切其用不同也於以昭紀綱
察理亂別貞淫厚風俗均在乎是不

錢塘縣志

序

徒沾沾戶口賦役里市物產瑣屑之
務而已自一邑而推之州郡州郡推
之直省天下莫不皆然志顧不重乎
哉錢塘自嬴秦迄今二千餘年地大
而事繁山川人物申於九有萬曆而
後閫無志乘我

皇清統一區寓

聖天子赫濯聲靈所以子元元單教化者
莫不鋪張盛業鼓吹休明而茲邑志
乘不光豈非

盛朝之缺典乎嶮承乏是邑兩年來兢兢
竊負幸無隕越暇遂與邑中賢士大
夫謀襄是役咸鼓舞樂從請諸各
憲僉獲報可未幾有以難相沮者予

錢塘縣志 卷之二
慨然曰何難乎泱泱大邦文獻非無
徵也賢才萃處三長非乏選也倘以
供億劓劓之費是虞則築室道旁三
年不成舉之而已人謀具臧必天心
之所佑也於是聘名賢羅載籍選名
勝之區是纂是輯六閱月而志成予
俯而思仰而歎謂錢塘之志不同他

邑區區誇湖山之佚麗颺都邑之繁
華侈詞翰之藻艷羨古蹟之幽奇何
益於風教何補於經濟乎必也覽之
而使人知

帝德之閔深

王謨之訂定則同軌之德昭知 名臣之
撫牧 賢尹之承宣則同倫之化洽

金坊縣志 自序 三
知人材之奮興士氣之昌醇則同文
之教著外此而爲湖山之遊讌風同
僑胼則非秦賈之淫濫矣閭井之恬
熙俗追唐魏則非宋明之佚樂矣文
章之彬郁盛同鄒魯則非美成之樂
府臯羽之哀愁矣如是而始爲

本朝之雅志於以揚盛業而贊休明豈不
偉哉曠學儉材蕪何足以幾萬一而
唯是與編纂諸公共相決擇存其正
弗存其詭存其實弗存其誇庶幾弗
貽十斛米之譏三家村之誚焉耳爰
拜手而序次於簡末

嘗

康熙五十七年歲次戊戌端月下澣

南樂魏嶮題

錢塘縣志目次

卷之首

天章

卷之一

圖考

星野

疆域

沿革

形勝

卷之二

山川_上

山川_下

卷之三

城濠

里市

河梁



卷之四

水利

學校

卷之五

公署

卷之六

戶口

田賦 附課 徭役

卷之七

風俗

卷之八

物產

土貢 附貢

卷之九

官師

卷之十

選舉 附封 蔭

卷之十一

恤政

卷之十二

災祥

卷之十三

壇壝

祠廟

卷之十四

寺觀

卷之十五

丘墓

卷之十六

名宦

卷之十七

世家

戚畹

卷之十八

大臣

卷之十九

名臣

卷之二十

忠節

政事

卷之二十一

理學

儒林

卷之二十二

文苑

卷之二十三

孝友

卷之二十四

義行 武功

卷之二十五

隱逸 流寓 耆善

卷之二十六

方技

卷之二十七

列女

卷之二十八

列女

卷之二十九

列女

卷之三十

仙釋

卷之三十一

金石

卷之三十二

經籍

卷之三十三

古蹟

上

古蹟

下

古宮室

卷之三十四

藝文

卷之三十五

藝文

卷之三十六

外紀

目次終

錢塘縣志

總裁

總督浙等處地方軍務兼糧餉部右都察院副都御史羅滿

保雲 滿洲人 甲戌進士

巡撫浙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副都御史兼護學士徐元夢

蝶園 滿洲人 癸丑進士

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軾

可亭 滿洲人 甲戌進士

提督浙江學政翰林院侍讀學士汪濬

帖懷 滿洲人 甲戌進士

巡按兩浙鹽課兼理海防水利監察御史諾敏

滿洲人

巡按兩浙鹽課兼理海防水利監察御史鄂奇善

滿洲人

鑒定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段志熙百惟留濟熨生

浙江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王之麟素臣奉天人拔

督理通省糧儲布政司叅政劉廷琛公獻奉天人歲

總理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鹽驛道副使裴粹度香山崑山人歲

監修

杭州府知府張為政鳳崖崑山人壬子

總捕同知金上志山西嶧山人歲

理事同知郎齊泰滿洲正紅旗人

船政同知陳良策漢奉天正白旗人

督糧水利通判李秉仁雪漁正紅旗人監

叅訂

儒學教諭周雲梓緙歸安人歲

儒學訓導余潤礎會稽人歲

錢塘縣縣丞顧廷臣屏吳江人

督梓

典

史閔漢英三順天大興人

纂修錢塘縣志姓氏

編纂

錢塘縣知縣魏 嶮雲峯直隸南樂人丙戌進士

纂輯

翰林院庶吉士裘 璉蔗村慈 谿 人乙未傳臚

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吳斯洛琳巖歸 安 人辛卯舉人

候補內閣中書舍人錢 景錦山仁 和 人乙酉舉人

候選儒學訓導章撫功仁邑 人恩貢

候選儒學訓導吳 焯尺邑 人歲貢

海寧縣監生吳裕僧邑人
錢塘縣儒學生員姚起宗白鄞縣人

正字

金虞

范玉鈇

王綽

施廷儀

吳國梁

姚炳

沈文豪

陳璟

汪弘禧

厲鸚

錢勳

范光治

程士龍

汪振甲

叅校

唐夢曾錫聖

何端表人

吳棐望庭

聞人儒山學

章治淮源桐

吳景郊春

金銘銘又

鄭秘書觀東

錢咸會軒壹

章治濟東沈

錢茂會軒對

孫崧瞻麓

錢戢曾軒集

沈善式安博

吳慎徽虞典

蘇三謨文詒

陳大奇中以

錢塘縣志凡例

作志之體貴博采而約收事該而言簡若務鬪靡誇多必至喧客奪主是編寧譏固陋必正體裁

志錢塘異乎他邑荒陋之區藻繪爲難是邑湖山之勝旣甲天下而雄藩之割鎮休養百年帝胄之偏安繁華累葉不事鋪張天然焜燿儉儉寒瘦之辭殊覺不稱夫惟大雅卓爾不羣知己諒有同心耳

錢塘首見秦紀先浙省杭府而得名最爲近古然究不知取義何由考之詩曰中唐有甓唐塗也古從唐後

從塘其義同至華信之說事在築塘無關命名不必附會而穿鑿也愚意荒服而後夏后治水又土作貢盡力溝洫則捍海防江之法應不俟後代始作而况歷三代之久聖君賢相寧不講求議曹蓋修葺之非初始也至錢武肅王始易爲石謂因華信得名謬矣都邑形勝疆理墉壑以及田賦丁徭之屬有關國計民生古今損益者不宜厭卷帙繁多過爲裁損卽琳宮瓊觀逸事叢談足資登臨風雅亦不敢遺庶幾育腐風流未墜於地云

人物文章當思班馬山川考核貴法欽元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志與史同乎曰不同史備衆體而志止分其一史兼賞罰而志止取揚善大行大名小行小名恃乎採擇者之畢登顧作史者每患其漏而作志者又懼其濫是編人物鄉賢及列女名宦必公必慎無取陳壽之譏焉

杭府志及縣舊志區分人物好異標新名類太繁今稍爲裒貫照皇輿志記一統志例

前代名賢久光志冊

本朝名公鉅卿政事文章彪炳耳目間者必俟葢棺論定之日始行編入如靈光碩果巍然無恙者例不敢載往蹟舊聞無虞聚訟惟近今人物鄉賢列女藝文數種衆望難厭或孝子慈孫思揚先美或騷人韻士期錄佳篇一拂其請未免謗尤交集然矢慎矢公不敢意爲增汰爲風爲雅所望共峻褒譏不懼人禍不畏天刑惟有仲尼知我罪我之心法在

選舉志搜覽頗廣猶恨未能詳備科目中先鄉後會次第宜然惟唐無舉人故止載進士非前後互異其體也

墳墓宋帝六陵不在疆內其宮嬪國戚一仍舊志至前賢丘壟如褚河南林和靖岳鄂王于忠肅之倫固宜登載次則爵尊名顯向列志中者槩不從減新增當共爲嚴核

南宋建都事蹟旣繁紀載亦廣凡禮儀燕饗及一朝制度并宮闈宴閒等事不能盡登一邑之志稍稍附見於古蹟外紀叢談諸志中博雅君子未免以爲疎漏

錢塘縣志 八
三
倘汎覽流觀若輿地紀勝行在所建炎朝野雜紀四
朝聞見錄錢塘瑣事咸淳志夢梁錄古杭雜錄夢游
錄都城紀勝禁扁武林舊事清波雜誌諸書則庶可
無遺憾於諸編矣

舊志不錄金石錢塘碑碣唐宋來名公真蹟表表者多
不爲揚挖則蘭亭之榻永與窆石同沉淮西之碑寃
爲愬將陪什也豈非憾事今特爲增入第恐榛蕪旣
久見聞孤陋不免掛一漏萬之譏耳附書籍目如左
錢塘仁和兩邑互相錯壤居民遷徙不常其間人物有

貫仁和者蓋其墳墓田廬版圖具在且原所自始實
隸籍於錢邑行誼可傳不容泯滅因廣搜而載之

歷朝宸翰俱載藝文從藝文也今載卷首重

宸翰也我

聖天子巍功煥文固非先代可比而錢塘又爲過化存神
之地不啻一而再再而三修志者豈得以尋常例乎
况

六龍巡幸山川生色

天章絢爛魚鳥騰歡屬在臣民更可知已故凡題咏所垂

額聯所寵種種

宸翰若僅冠諸藝文之前登臨之所皆非所以奉

至尊大

王言也今恭載卷首一以識尊王之義一以示無外之模
繫於杭而不繫於杭焉爾

茲邑之志自聶令心湯而後百餘年缺如矣而况簡畧
未備幾幾文獻無徵之嘆前此茂宰若真定梁君允
植廣寧遲君炳皆有修輯後先聘吳君慶伯農祥編
纂取材富而討論詳迨有成書惜兩君皆不終事而

去今又三十餘年思今時采輯之艱愈難忘昔日經
營之力夫子曰足則吾能徵之其有補於茲編不少
矣

作志務廣搜載籍博覽鴻文方免固陋之譏錢塘藏書
家無幾賴吳君尺鳧焯出其函軸不下三百餘種共
相論訂而猶憾其未備後復借抄於鹽官馬君寒中
思贊家又得數百本從博取約厥功偉已而共襄校
閱者則有注君次言燧是以更表而出之

修志之役予先請命於撫憲 徐公公首屈指裘太史

茂村及將開志局而大中丞 朱公繼至更卽以太
 史聞公又首肯故奉延最先其他名賢者宿皆以予
 舊所聞敦迫而來彬彬大雅聚於一堂可稱盛已太
 史而外則有中翰吳君臨原斯洛錢君景舒景明經
 章君仁艷撫功吳君尺鳧焯國學生吳君僧彌裕登
 名於左共垂不朽云

天章



錢塘縣志卷之首

南巡

天章志

臣按孔子贊帝堯者曰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又曰煥乎其有文章是知帝之文一天章也已巳春
天子南巡省方視河自淮至吳浙民歡躍走千百里叩

輦望幸

帝允臣民請自此閱巳卯癸未乙酉丁亥凡五幸錢塘焉
其間遊覽湖山

聖情康豫或歌復旦若放勳或歌元首若重華或歌卷阿
若成王紀文一紀詩十有二其聯額之光兩湖三竺
及雲林雲棲者皆載焉他若頒賜臣工而不在錢塘
者則不敢錄以纂志之常例推之則宜載入藝文別
之曰宸翰而臣以爲不宜編入各志之後不宜僅列
臣民之前故謹登之卷首志曰

天章以奉

至尊而大

王言亦猶虞書先二典春秋書春王正月之義云爾

御製文

督撫箴 四十二年二月

茫茫方域分里需人岳牧之選實維重臣寄以封疆千里
而遠地則星羅令猶風偃控攝文武統馭官司繩違糾慢
宣德布慈廉善是推貪黷勿宥小眚是矜吞舟勿漏彼昏
而墨日削月朘或市狗縱以恣擣虔澤不下殫民隱罔恤
政乃不和爲時蝨賊曾是源濁而流則清曾是表正而景
則傾職汝之由是曰曠墜軫我元元保釐奚賴天命天討
我不敢私勗哉有位敬聽箴辭

御製詩

大觀亭

左控長江右控湖萬家烟火接康衢偶來絕頂憑虛望似
向雲霄展畫圖

蠲江浙積欠

賜撫臣張鵬翮

國家財賦東南重已責蠲租志念殷雨澤何妨頻見渥普
天願與樂耕耘

湖心亭

湖光開瀲灩臨幸及芳時微翠堆山色輕香拂水湄影浮

看自動畫鷁覺平移靜坐觀羣類資生得所宜

雲林

舊靈隱

御改今名

靈山含秀色鷲嶺起嵯峨梵宇盤空出香雲繞地多開襟
對層碧下馬撫烟蘿羽衛閒來往非同問法過

再過鷲嶺

愛此清幽一徑深馬隨泉暗入雲林蒼苔古洞何人鑿脉
脉韶光自賞心

西湖夜月

月照清漣靜不波鸞笙象板夜來多輕舟豈羨江湖勝願

寫無私屬棹歌

湖心亭樓

勒石

水上起樓臺湖面平如鏡春風吟柳條遠與山光暎

雲棲

勒石山門

錢江風雨促前旌竹樹繽紛細草萌夾岸黎元瞻拜切頻
施膏澤愜民情

初八日行宮題

係四十四年四月幸浙

歲月流光五十春兩江風景一時新蟠桃果熟春光好海
屋籌添麗日明幸有百寮分節治噓嗟涼德際昇平年豐

物阜民安樂何必燕京是帝京

西湖

晴雨分山色臨流啟壯觀樓臺橫水面梵塔插雲端忽訝
松間竹當誇巖下蘭風光被草木無處不成歡

西湖雨

雨洗催花葉滿林柴門曉色靜沉沉微飄柳絮春光晚輕
縠徐波見水心

爲考試歌

賜學臣文志鯨

人才當義取王道豈分更放利來多怨徇私有惡聲文宗

濂洛理士仰楷模情若問生前事尙憐死後名

御製聯額并親灑

宸翰

禪心澄水月

龍

波湧湖光遠

湖心

法鼓聚魚龍

井

山催水色深

亭

煙峰高下翠

雲間樹色干花滿

淨慈

日浪淺深浮

竹裏泉聲百道飛

禪寺

靜觀萬類

天然圖畫

俱湖心亭

懷冰雪

懸照膽臺

蘇隄春晚

柳浪聞鶯

花港觀魚

南屏晚鐘

曲

院風荷

舊為麴院荷風今改

平湖秋月

雙峰插雲

雙舊作兩

雷

峰西照

西舊作夕

三潭印月

斷橋殘雪

以上俱十景舊名

淨

慈禪寺

法雲慈悲

禪門法紀

飛來峰

清漣寺

松雲間

放鶴

雲林

以上俱西湖及近湖禪寺者

保障江山

係願

賜錢王額面

諭王二十六代孫舉人錢景今懸本祠

宣布德澤

書賜督撫臣勒石湖上者

臣 嶮謹稽首拜手而獻頌曰於皇我清

聖人首出宵旰勤民四海寧壹永言孝思以天下養

駐蹕錢塘萬姓瞻仰惟獸解舞惟鳳解儀兩峰三竺膳寢

是依

初幸

允猶翁河懷柔神嶽凡有血氣莫不震疊

再幸

三幸問俗省方五幸錢塘賡歌元首燕及紀綱醴泉芝

草靈貺畢至寧惟茲土禾嘉麥瑞震蕩者江挾海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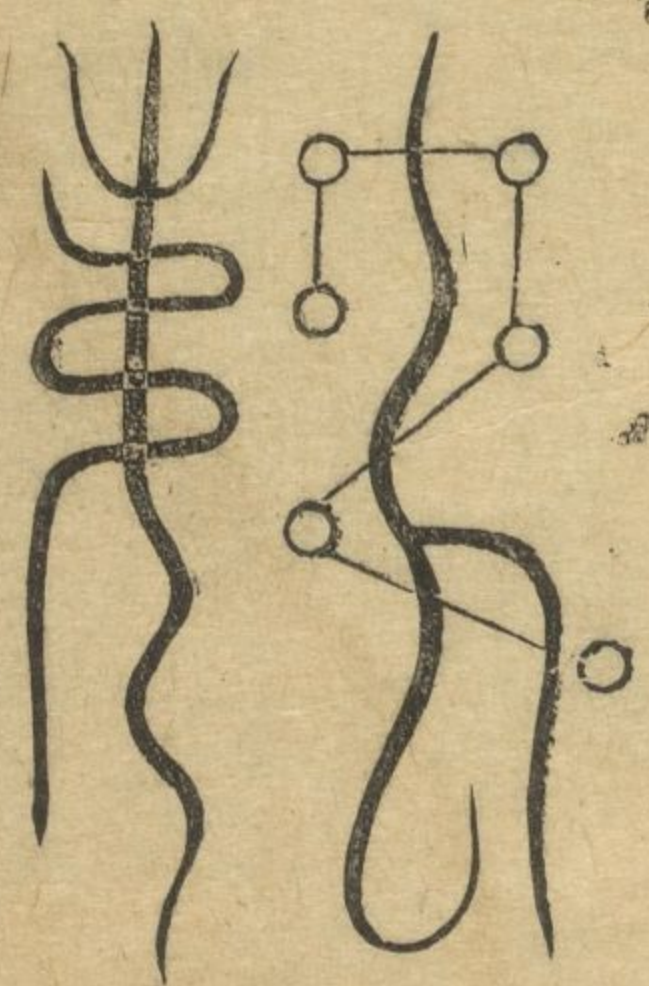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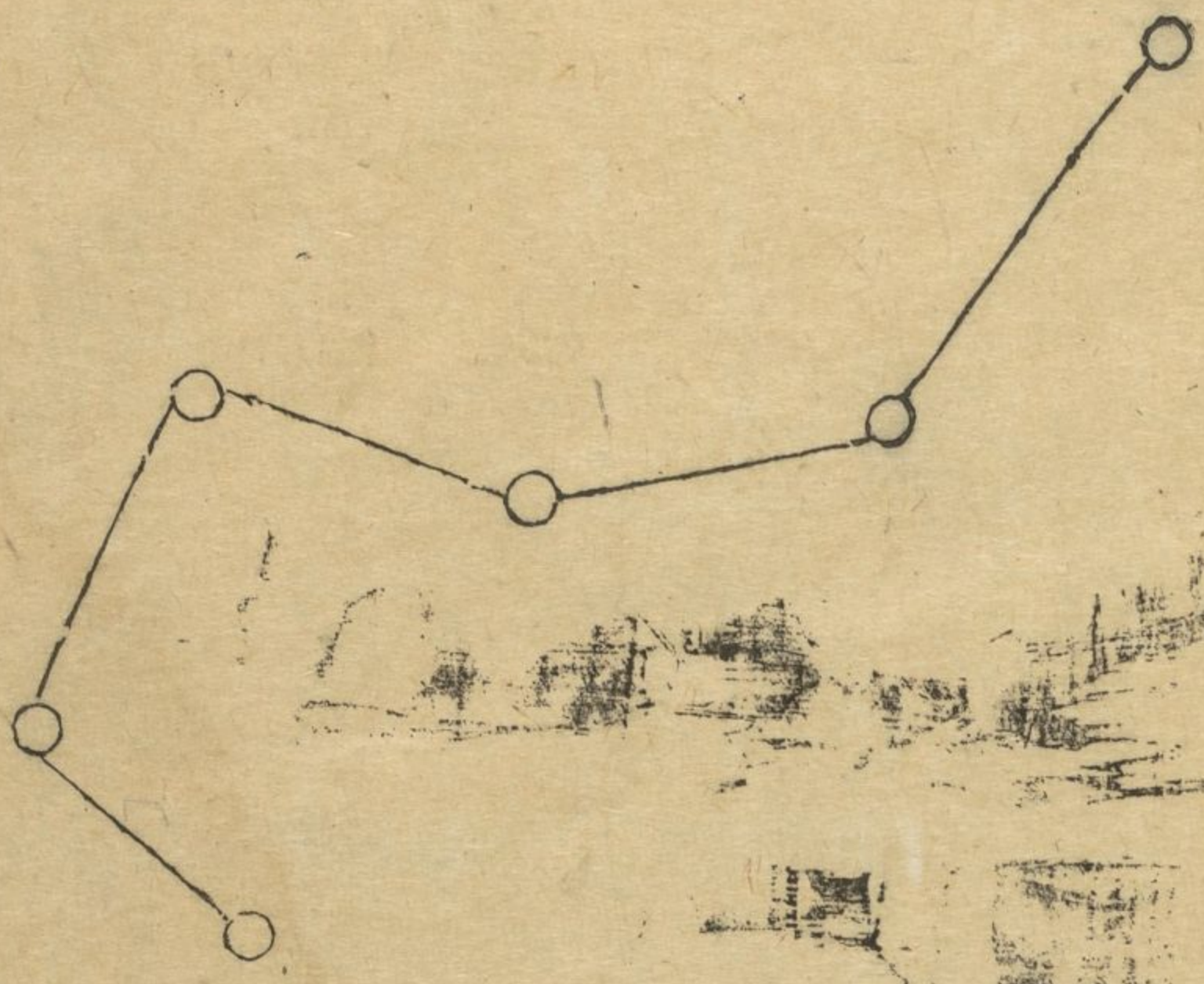
康寵窅者山環湖而明萬機之暇怡神宣意舜堯

棟雲生霞蔚大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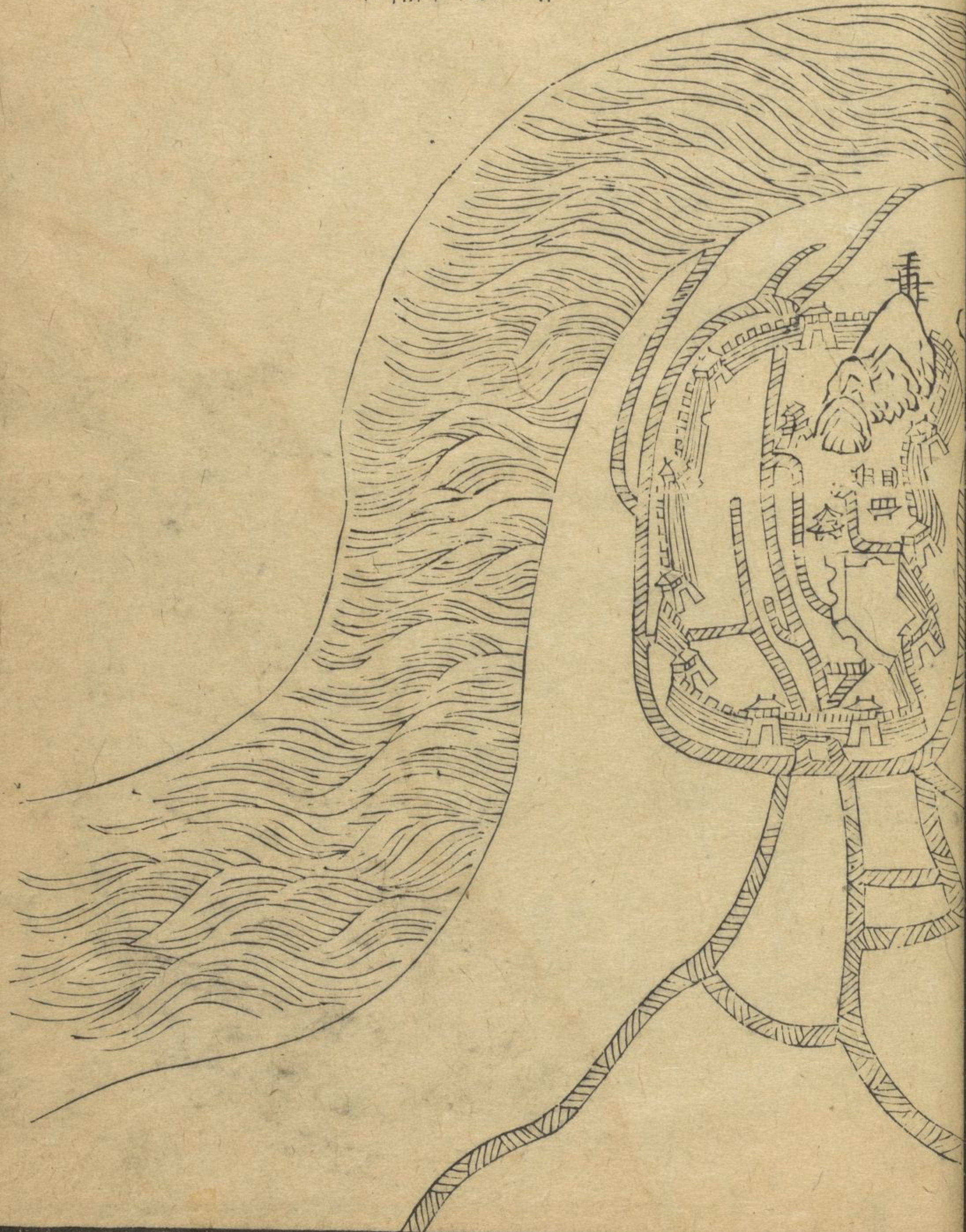
王言蘭臺珥筆小臣何知幸叨纂述冠於虞書二典炎炎

春王正月麟經所嚴不知者疑曰非志體其事則邑
其文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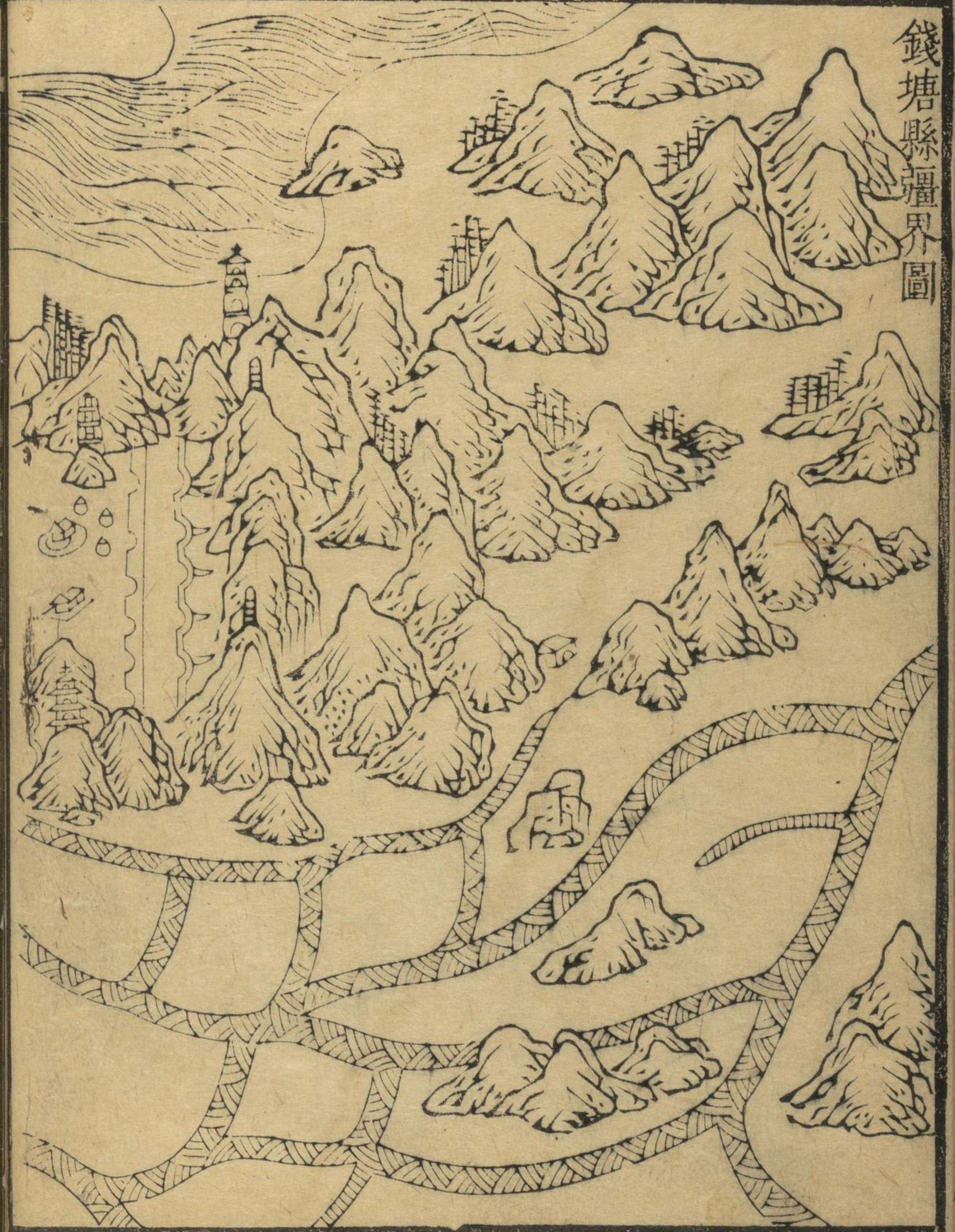
帝求民瘼詎玩物華訐謨辰告亦孔之嘉小臣忭舞瞻
天作頌非一邑書九州是共吳越之疆歲星煌煌
翠華重幸萬民之慶



華州府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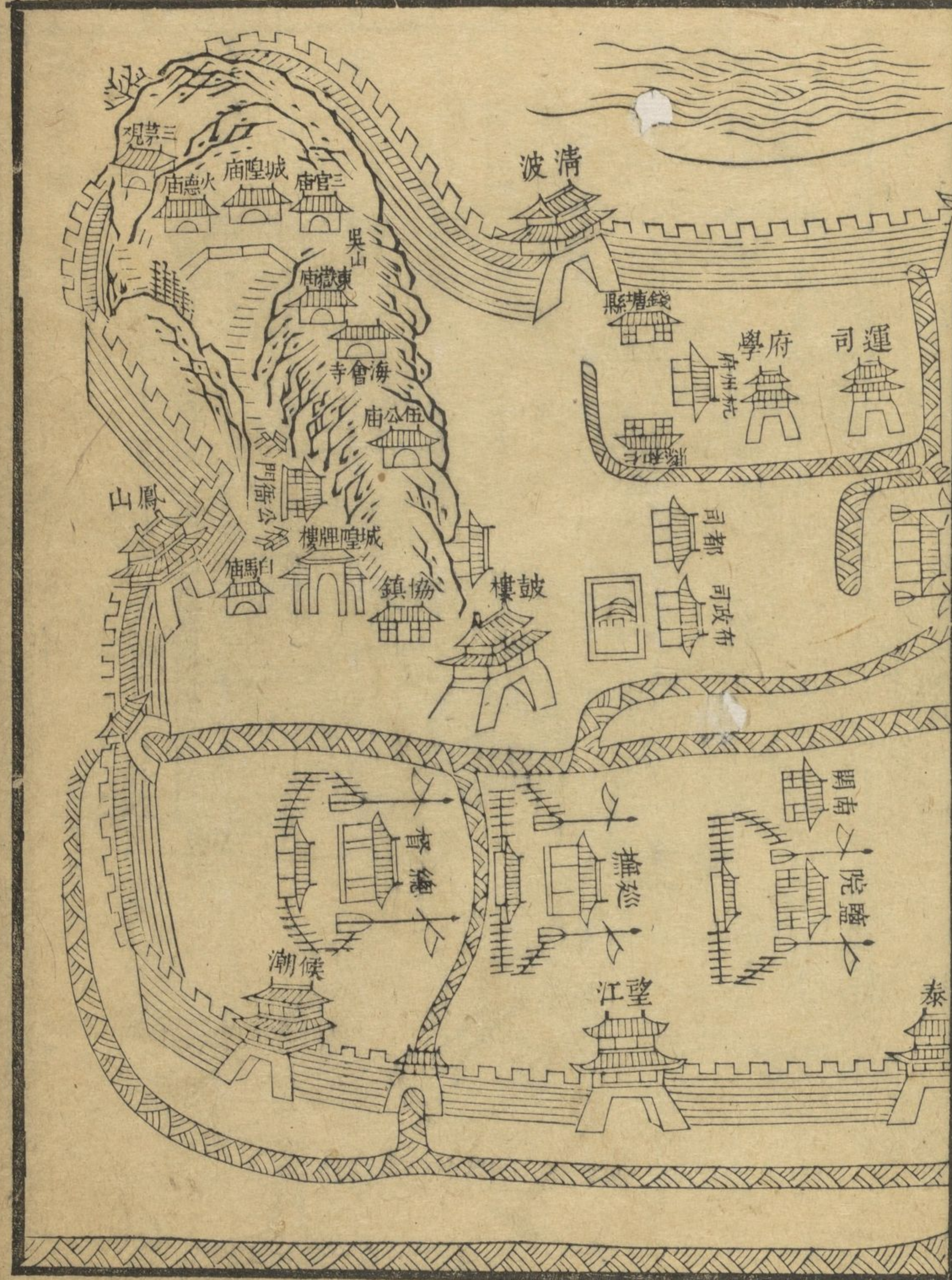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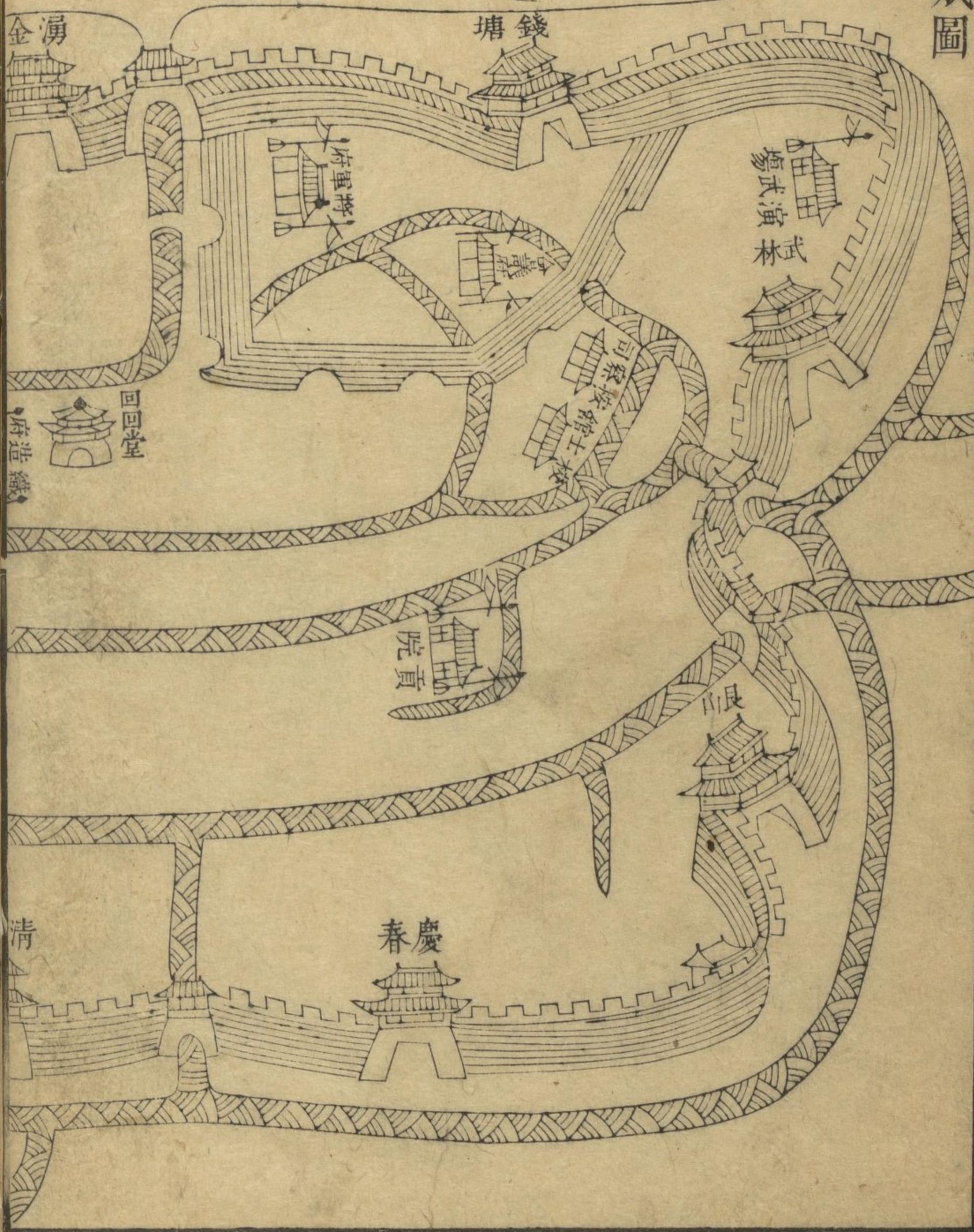


錢塘縣疆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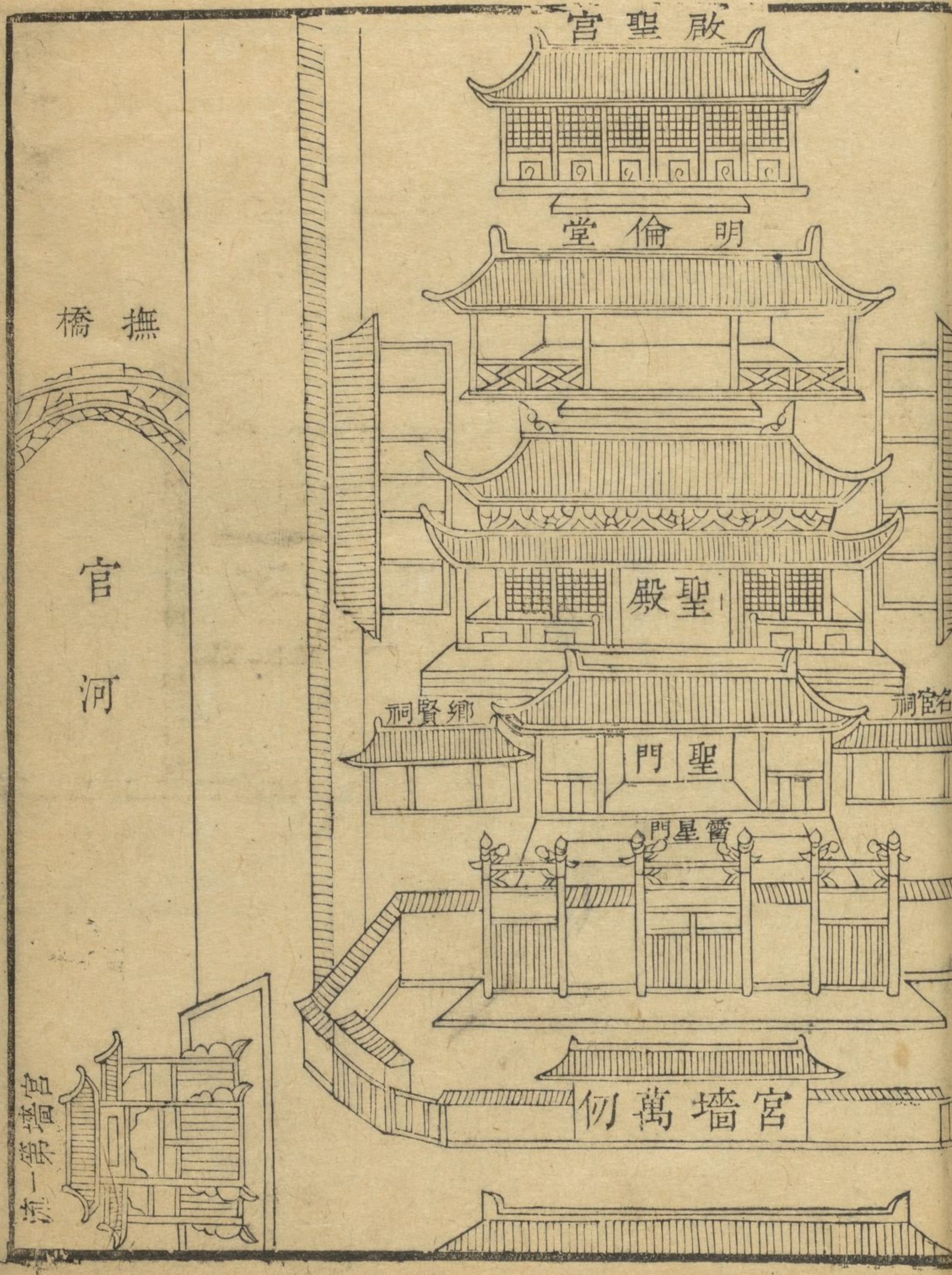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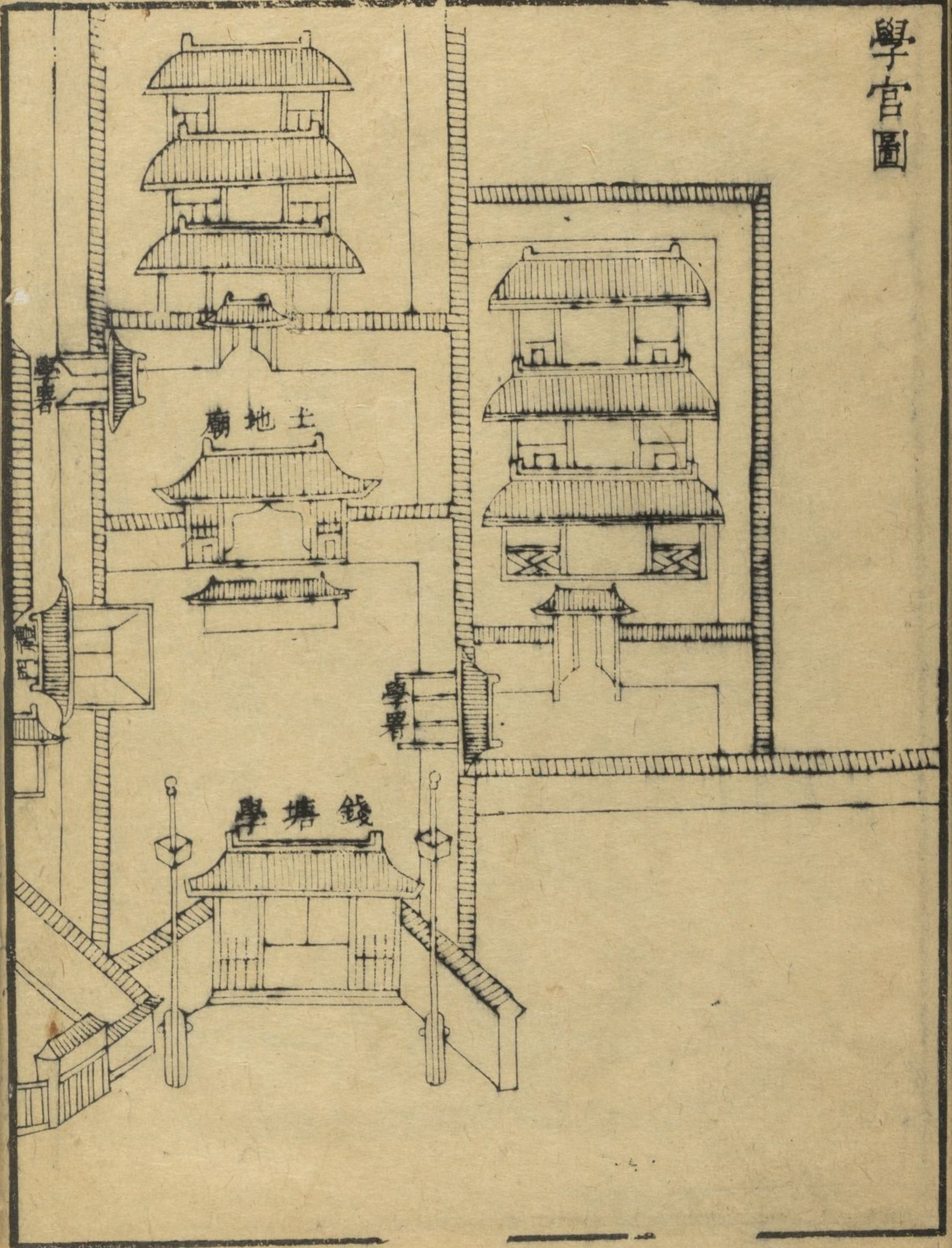


會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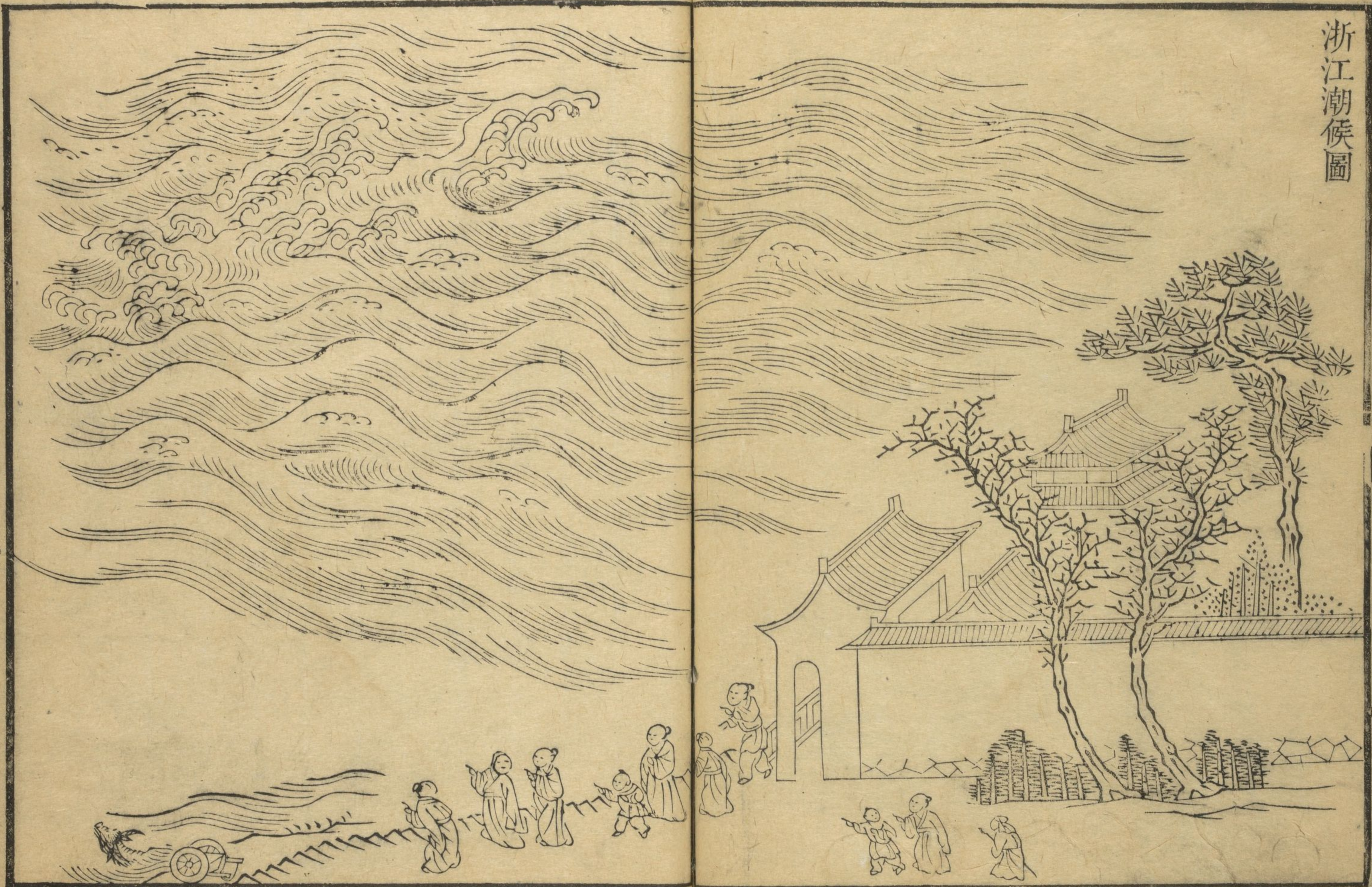
湖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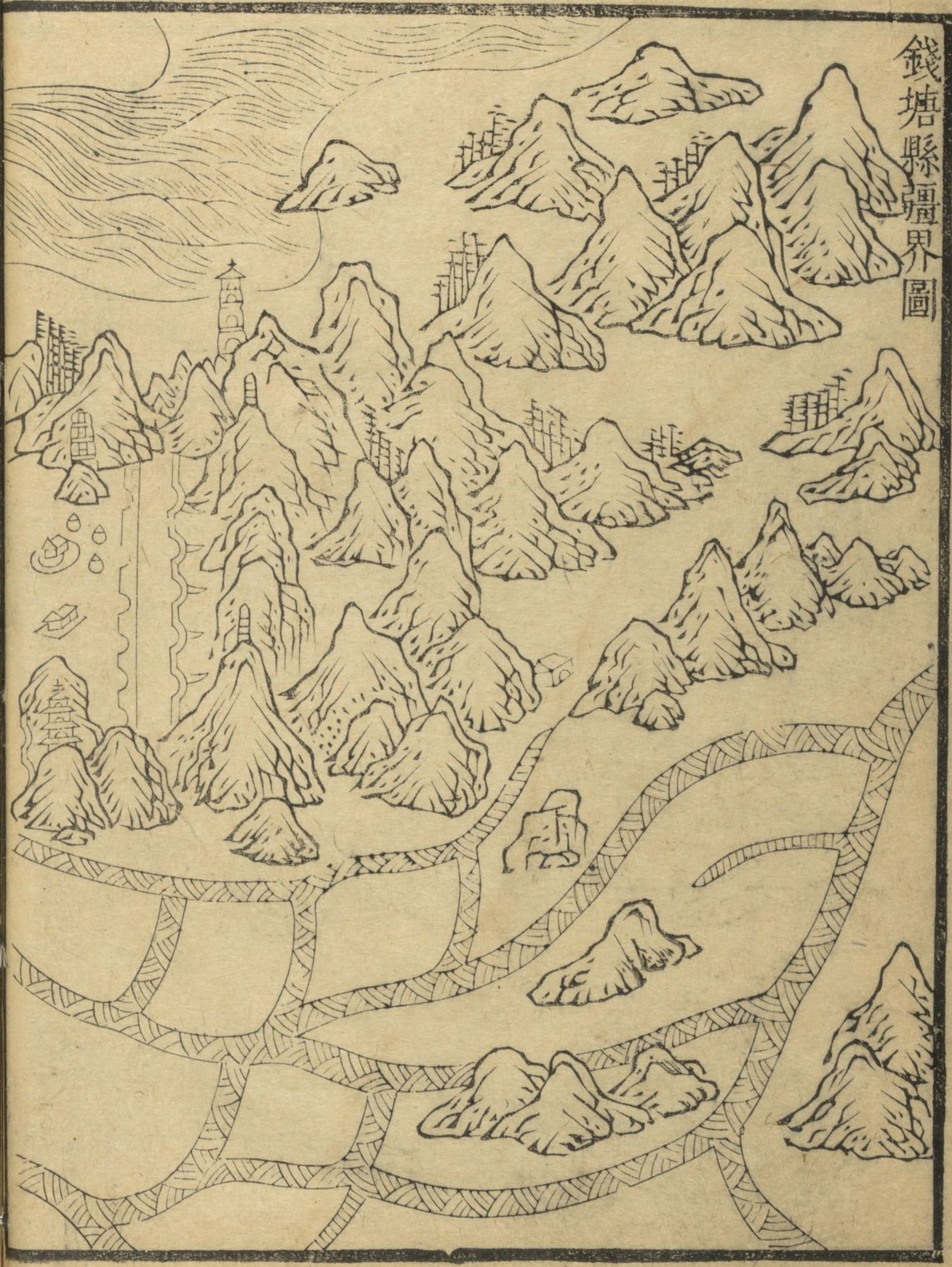
學宮圖



浙江潮候圖



錢塘縣疆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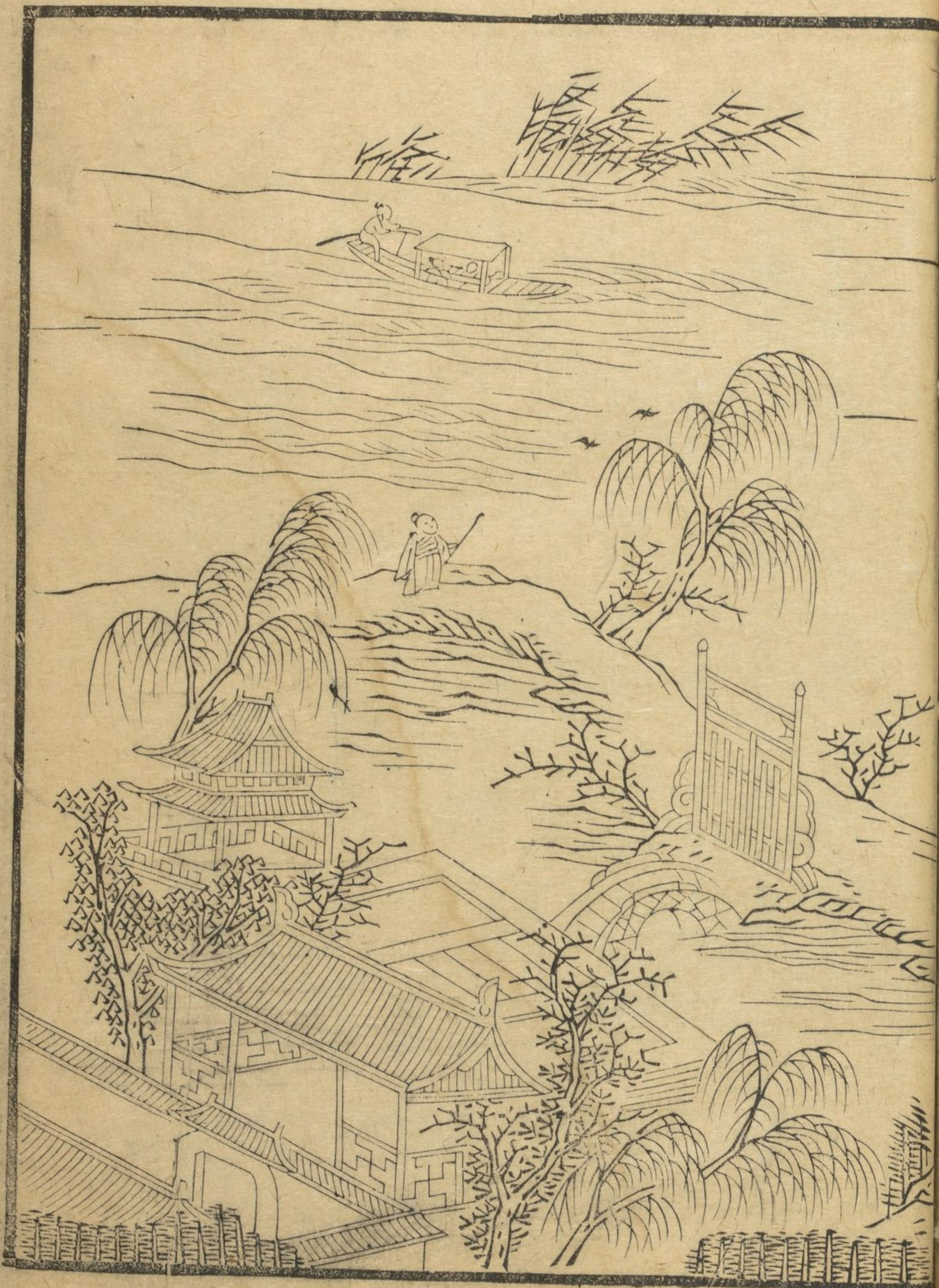
蕪堤春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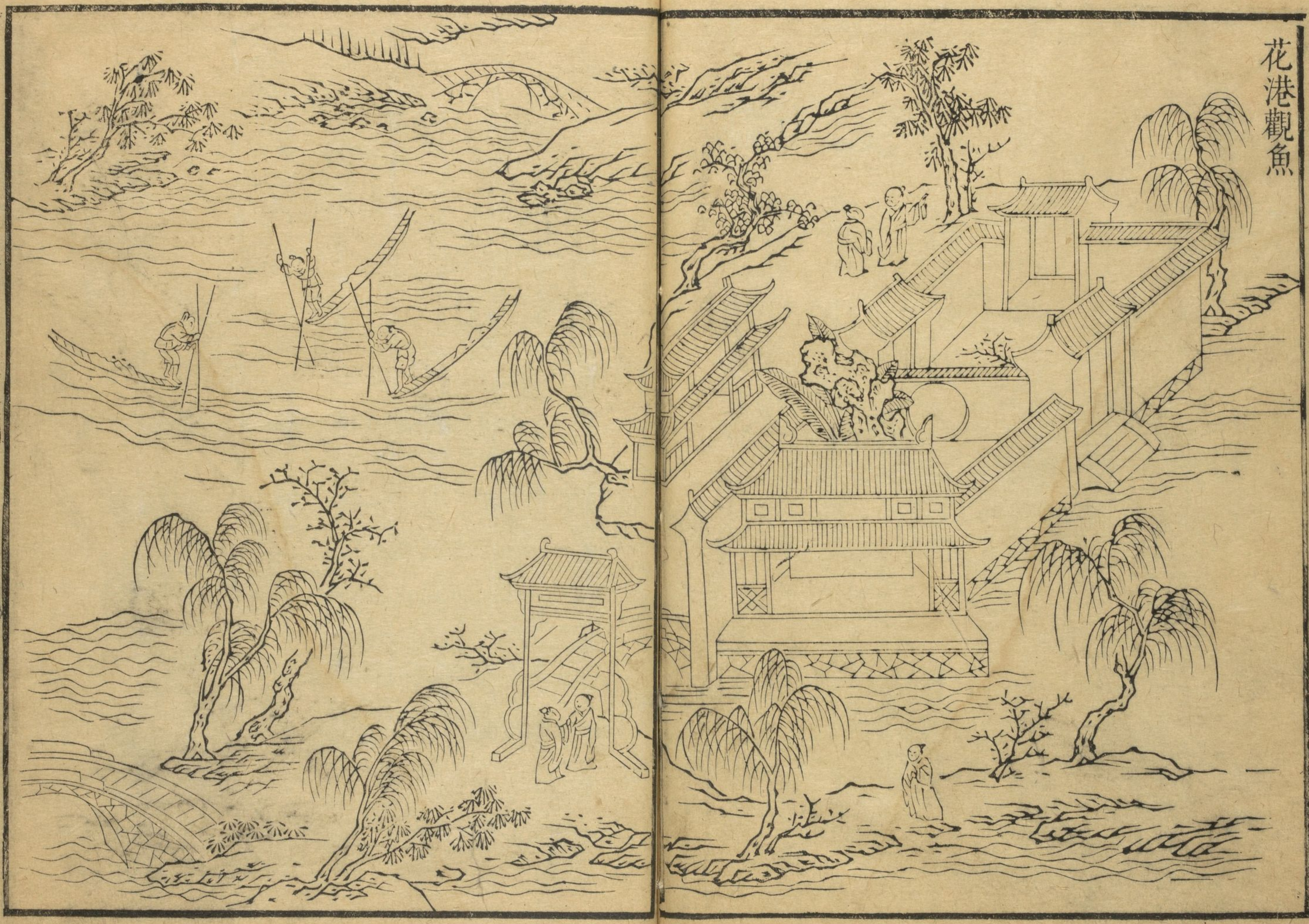
兩峯插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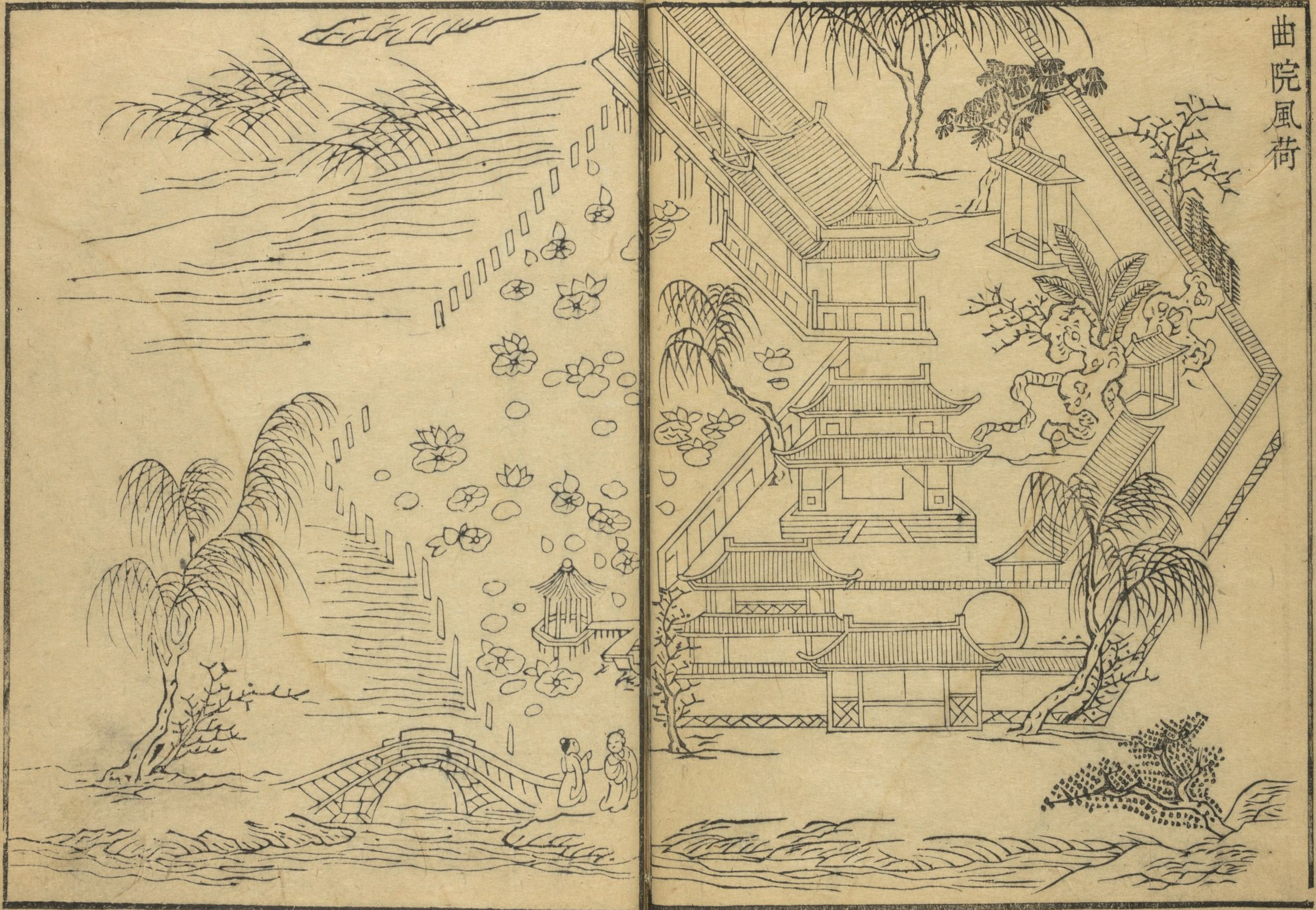
柳浪聞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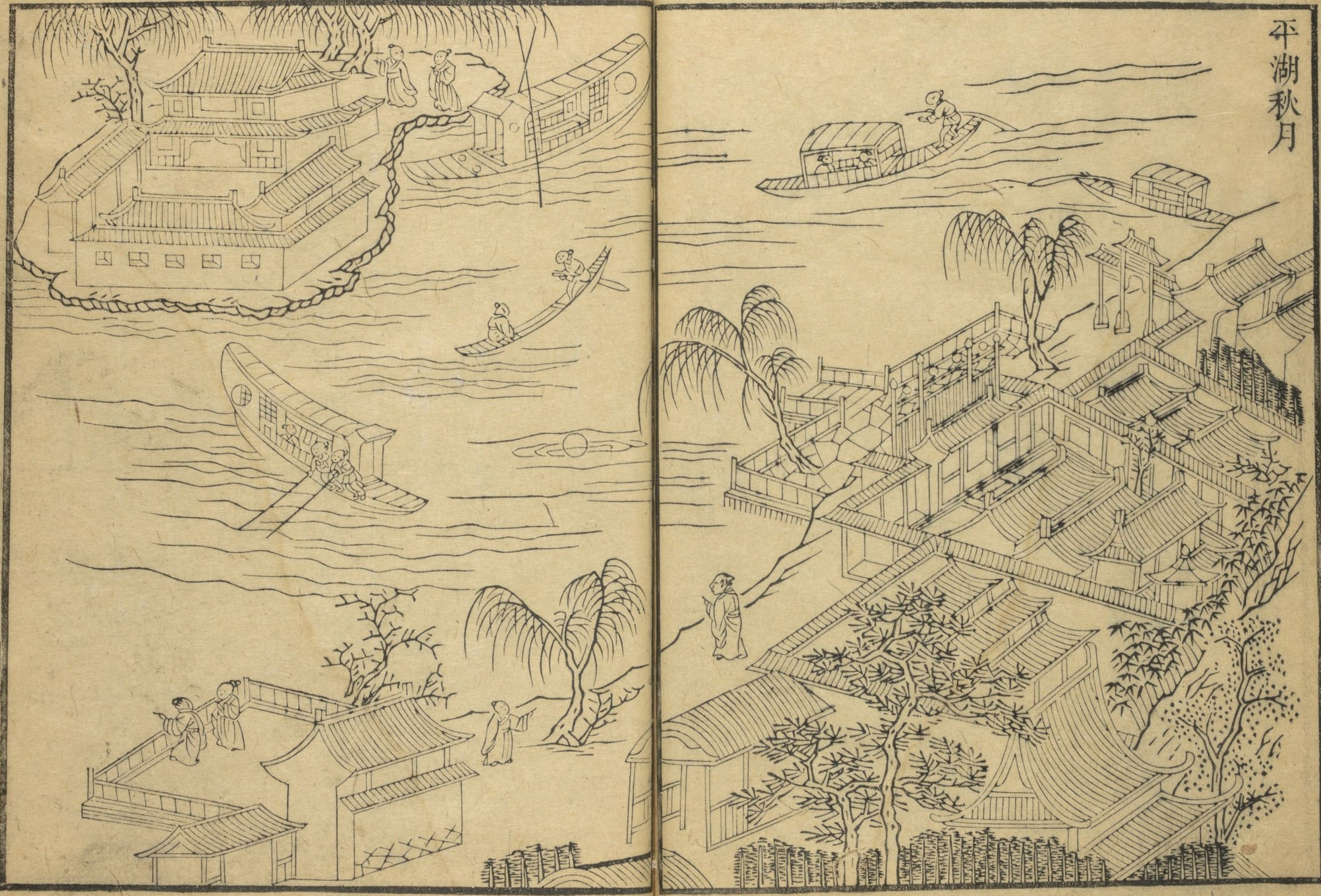
花港觀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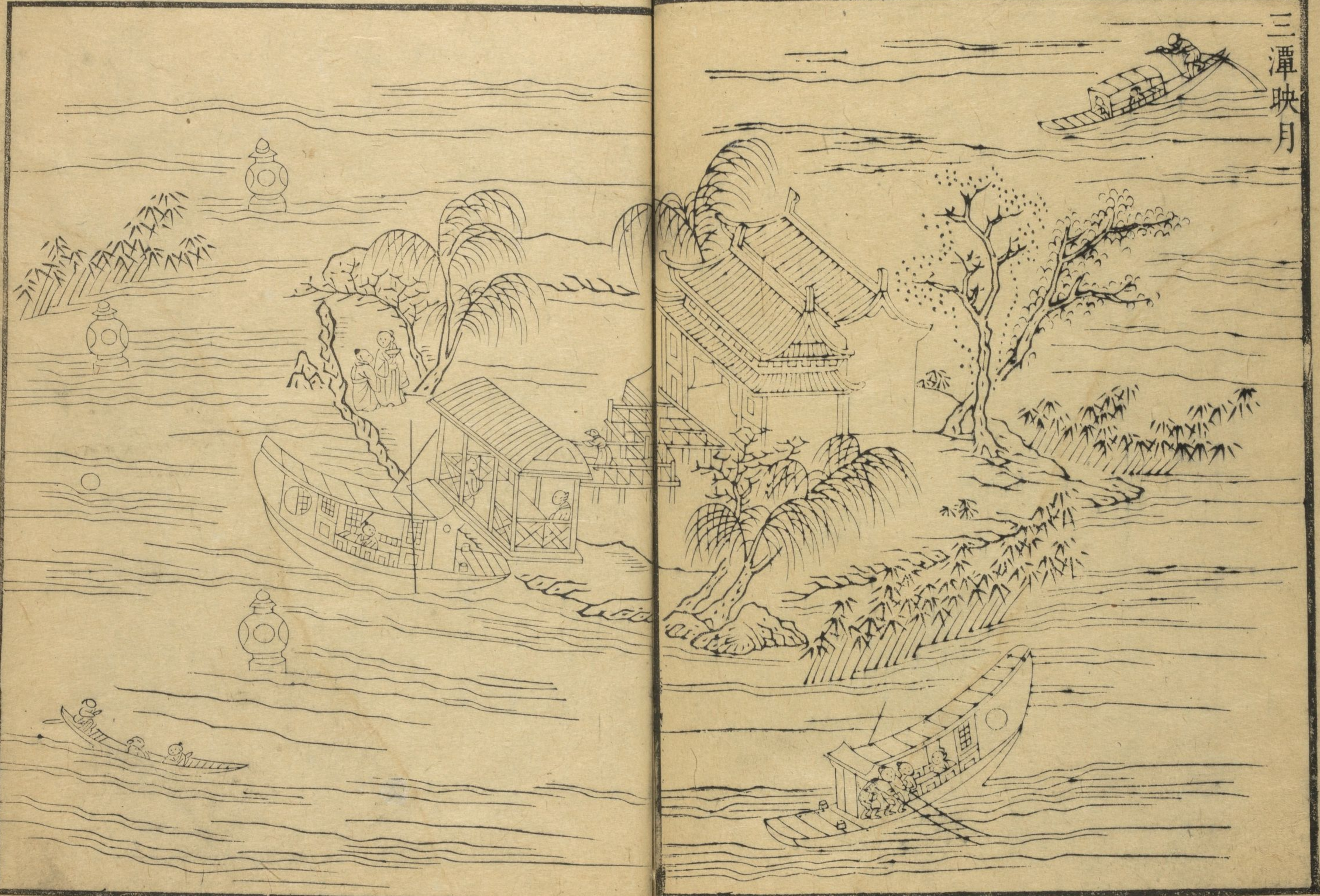


曲院風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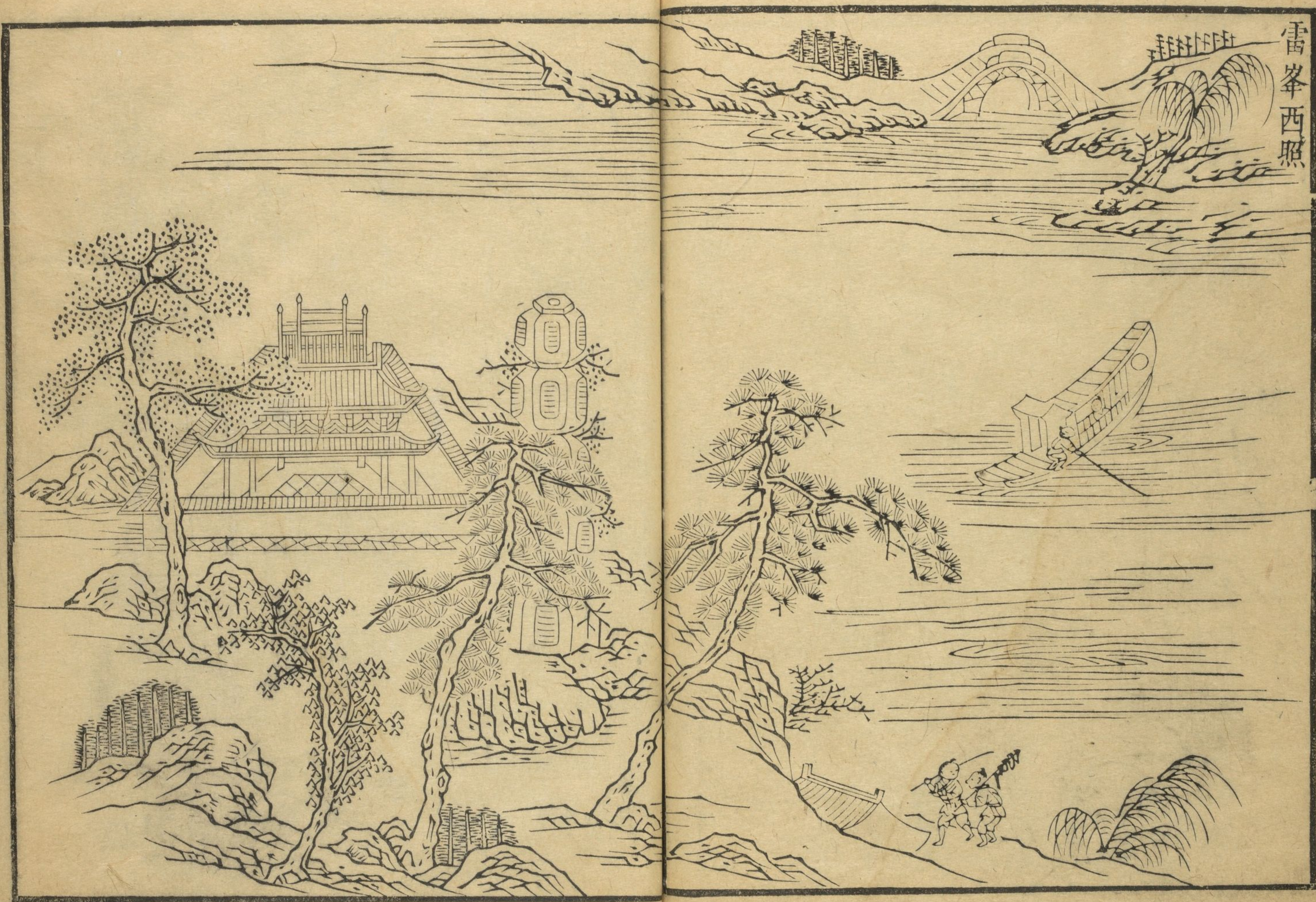


平湖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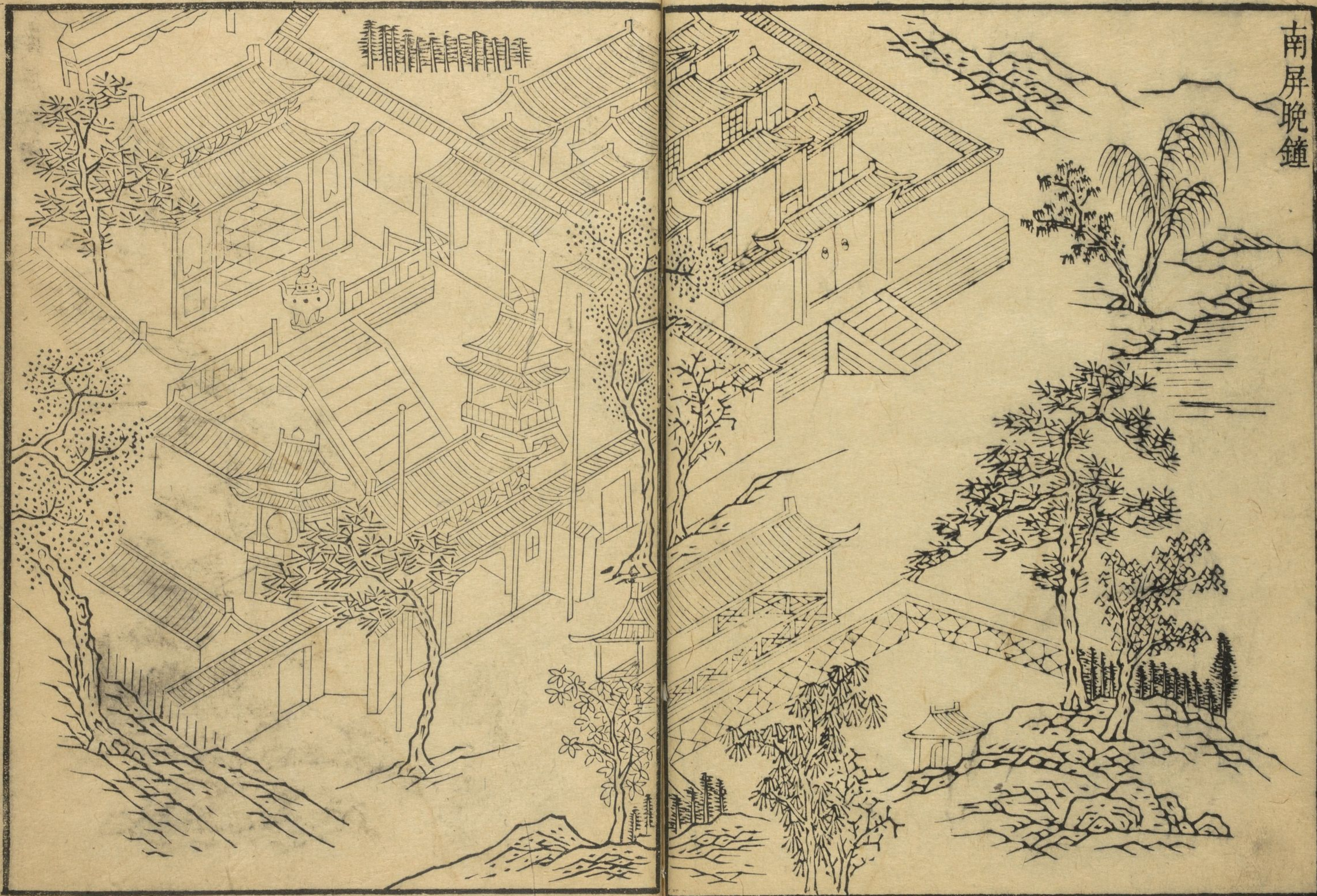




雷峯西照



南屏晚鐘



斷橋殘雪



錢塘縣志卷之一

錢塘縣志

星野

錢塘縣知縣南樂魏嶸纂



畫疆分星始於黃帝唐虞齊政授時尤詳其法周禮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
祥則脩救趨避之道存焉錢塘於日爲丁於辰在丑
於五星爲火其星辰躔度不異於郡似可無志而照
臨在天精氣相屬感應在人禳祥可考未可以一邑
而遺也志星野



揚州爲斗牛女之分野吳越爲星紀之次而杭則爲斗一度前志俱然惟劉基謂爲牛分唐順之謂是牛一度蓋在斗牛之間女稍遠矣要之天圓而地方又相去極遠黃道之心與地球之心分秒豈能盡符能知欽若脩救之道要亦無庸紛紛穿鑿也 考之前賢所論每度一分當分野三千六百里有奇故斗牛女三星之分自九江而盡臨淮爲吳分自蒼梧而極日南爲越分其地廣矣而其精光照臨以察天象而占人事最親且切故休咎畢驗人以管窺之見測之宜多不合矣 按恆星在天未嘗不動但其動至微必六七十年而始見星度動於上分野必不變於下則所謂某州分野屬某星者蓋據黃帝按星分野時而言之自甘石相傳未之有易動而週則必復其故處故分野所定斷斷不爽也

疆域

分野之星亦天之疆域也天以星躔地以山川顧天之星躔有時動動而仍復其故處地之山川不動而時動於帝王之因革開闢以來之疆域肇於人皇繼

於黃帝九州於堯十二州於舜夏周仍堯至秦罷封建廢井田置郡縣而疆域遂為千古一大變自三十

六郡始變為十三部西漢為十九州晉為十道唐開元

以下變益亟然變其名不變其實至於一縣變宜減

矣而錢塘之變廢復省析升降尤數數焉志疆域

錢塘附府治為杭州所領九縣之一舊統里一百六

十今併為一百三十五東西相距四十五里南北相

距一百四十里東至清泰永昌二門抵城而止西至餘杭縣長橋界四十五里南至富陽

縣廟山界七十里北至湖州府德清縣導墩舖界七十里東南至紹興府蕭山縣西與界二十八里西南

至富陽縣分金嶺界四十五里東北至仁和縣義和坊四里西北至餘杭西溪界四十里

論曰按左傳齊桓之告楚使屈完者曰賜我先君履

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此四

至之權輿與錢塘為縣最古疆域亦最大自錢氏分

置錢江縣而疆域漸隘然錢塘必冠諸縣也自宋而

錢仁並列至明一統志猶先錢塘今則仁先於錢蓋

其所履之疆域僅逮仁之半然山川人物足相雄長

不以里計也魯衛滕薛之間自在富教其民者俾生

聚日繁戶口日增人才日出則版圖之疆域何足限

哉

沿革

三代以前有封建而無郡縣錢塘爲縣首見秦紀其間爲改爲廢或升或降皆不久尋復其所屬之郡府屢易而錢塘之名歷二千餘年不改雖浙之爲省杭之爲府皆後錢塘得名蓋錢塘之名最古云志沿革錢塘古荒服地夏以前不可考斷自禹貢始爲揚州地少康時爲越地武王時爲吳地勾踐時屬越吳破越屬吳勾踐臣吳夫差封以地仍屬越顯王時楚滅

越屬楚至秦始皇王并天下罷封建置郡縣錢塘始爲縣高帝時初屬荆王國後屬吳王國文帝十六年置都尉治錢塘終西漢之世錢塘爲縣屬會稽郡新莽更名泉亭世祖建武初復故名六年省郡縣計省縣四百餘錢塘在省中或云屬餘杭或云屬鹽官蓋當是時縣之在杭者凡三富春餘杭海鹽則錢塘故地瓜分牙制斷非省入一邑也安帝永建四年復置錢塘舊志云晉復之非也靈帝光和二年封朱雋爲錢塘侯錢塘之名至此再見晉平吳分錢塘屬吳郡陳禎明元年

割揚州吳郡置吳州以錢塘為郡領縣二富陽新城
隋開皇九年平陳廢錢塘郡置杭州治餘杭杭州之
名始此錢塘仍為縣

省新城海鹽入錢塘

大業三年改杭州為

餘杭郡領縣六錢塘首隸焉唐貞觀元年分天下為

十道杭州領縣凡四首錢唐武德七年諱國號改唐

為塘別錢塘為望縣

彷彿北齊九等有赤畿望緊上中下之別

建中初杭

州號鎮海軍景福元年改武勝軍而錢塘如故梁龍

德二年錢氏割錢塘之半置錢江縣

後為仁和

屬吳越國

宋興吳越納土錢塘仍舊建炎元年南渡建都升杭

州為臨安府錢塘仍為望縣至元十五年改杭州路

錢塘仍屬杭州明吳元年杭州路內附改路為府領

縣九錢塘為次

本朝因之附郭亘兩縣仁和治府署之右錢塘治府署

之左而稱者或曰仁錢或曰錢仁均為首邑我

皇上文武聖神式廓版圖錢塘雖仍舊貫未之有改而

翠華時巡

天章煥爛兩湖

駐蹕之所行宮別殿赫然改觀吳越建國之模南宋偏

安之略俱不足為錢塘增重矣

形勝

三代以上治天下者多稱在德不在險至周衰歷國
 兵爭各尙險要故形勝之論戰國亟焉觀儀秦輩之
 告秦晉齊楚之君者不曰天府則曰四塞不曰阻山
 被河則曰襟江帶海若形勝不過山川而擇其要害
 者言之為形勝如長江之限南北非天下之大形勝
 乎列代輿圖必先形勝後山川作志者輒以山川作
 形勝非矣杭之形勝抱湖山帶江海為吳越都會錢

江西湖俱隸錢塘錢江要害固鉅矣而西湖又豈獨
 遊觀之地已哉志形勝

越絕書申胥曰夫王與越也接地隣境道徑通達仇
 讐敵戰之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
 有吳 莊子曰浙河之水濤山浪屋雷擊霆砰有吞
 天浴日之勢漢武帝賜嚴助書曰東接於海南近諸
 越三國吳志云依江為險分三郡要害地置東安郡
 居富春以抗拒之 左思賦曰江湖險陂物產殷充

白居易曰滔滔大江南國之紀 秦觀曰外帶濤

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 西征記曰龍山
據其首西湖蟠其腹天竺聳其肩東山卧其背 孝
宗賦曰俯觀長江東並海門息靈胥之怒濤浴扶桑
之朝旭 王阮曰蟠幽宅阻面湖背海 楊簡曰大
江巨濤際天錢湖玉潔如鏡 宣伯聚曰枕帶江海
遠引甄閩近控吳越 楊孟瑛曰江湖夾抱之間山
停水聚元氣融結 吳本泰曰江雄羅刹湖艷西子
葛澧帝都賦曰雖黃巢之衆不能踰臨安而深入雖
田頽之暴弗克破北門而馳驅 陳亮上孝宗書
節錄

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
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
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倣以其家入京師而
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
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
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
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
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
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

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搃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

以上述古

吳越春秋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屯海

通江以絕吳路遂入吳燒姑蘇臺徙其大舟 晉義興太守顧衆討蘇峻亂駐兵錢唐賊將張健還守紫壁賊黨方銳人咸勸衆過浙江臨平人范明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衆乃表明爲參軍卒平峻 隆安三年劉牢之擊海賊孫恩率衆軍濟浙江恩懼逃於海 宋泰始二年會稽太守孔顛等反太宗遣建武將軍吳普擊之賊衆奔渡江東普乃進軍柳浦率軍破諸砦乘風舉帆直趨定山斬其大帥孫會之自定山進向溪浦又斬其軍主孔奴其衆於

是敗散 宋史金粘沒喝陷天長軍帝奔鎮江召群
 臣問去留尙書呂頤浩乞留蹕以爲江北聲援群臣
 皆以爲然王淵獨云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
 州渡江以據姑蘇將如之何不如錢唐有重江之險
 帝意遂決駐蹕杭州 金人犯臨安完顏宗弼進兵
 過獨松嶺嘆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
 吾豈能遽渡哉 以上史事
 論曰鑒於孫恩則自龕赭海門以至定山而上一帶
 江防宜固鑒於完顏則獨松關山險宜戍有備無患

不可忽也至於西湖亦天設之險故西湖一帶臨湖
 者皆不築子城乃昔人謂決西湖之水杭城可灌不
 知杭城地勢高湖水倘入城頃刻直下城西北聖堂
 橋開一開湖水一日可乾滿城魚鱉之說前人不到
 西湖測度之言謬也獨怪陳同甫一代文豪亦爲是
 言何哉未雨綢繆自在官斯土者矣

形勝江

凡江考潮說及文詞詩賦涉於江者俱附載焉

始皇三十七年十一月渡江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
 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水經注云道餘杭之西津秦紀

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後有論北過餘杭入於海 後魏

酈道元注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里志云水出丹

陽縣南蠻中北逕其縣又北歷黟山縣居山之陽故縣氏之又北逕歙縣東又東北逕

建德縣南又東逕壽昌縣南又北逕新城縣又東北

入富陽縣又東北逕富春縣南又東北逕亭山山西又

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又東逕烏傷縣北又東流

至錢塘縣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

其南 浙江北合詔息湖又東合臨平湖湖水上通

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

浙江又東與蘭谿合又逕越王允常冢北又東北逕

長湖口又東北逕重山西大夫文種之所葬也又東

逕禦兒鄉又東逕紫壁南又東逕固陵城北又東逕

祖塘謂之祖瀆又東注於海 桑欽水經并酈道元

注 宋葉得辨云桑欽為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

浙獨畧浙江謂之漸江出三天子都欽北人未嘗至

東南但取山海經為證爾三天子都在彭澤安得至

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之下流雖是彭澤來蓋眾江所

會不應獨取此一水為名余意漸江即浙江欽誤分

為二名酈元注引地里志浙江出丹陽縣南蠻中者

是矣即今自汾水縣水出桐廬號歙港者與衢婺之

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北江自東來

皆會於錢塘然後南趨於海然浙江不見於禹貢以

錢塘江為浙江始見於秦紀而衢婺諸水與茗雪兩

溪等不見於水經者甚多 豈以小遺之抑不及知耶

浙江水有三源一出歙州一出衢州一出婺州歷睦

杭越三州界入海唐六典 杭州錢塘江水府宋時朝

廷以每歲投龍簡齋送祭醮之具後以為擾天聖間下道錄院罷二十

江湖

高麗舊經

潮汐應期不爽為天地至信山海經以為海鯀之出入浮圖書以為神龍變化莊周

以為冰池焦釜之生息抱朴子以為天運高卑之消息虞肇以為日出於海冲擊而成竇叔蒙以為月從其類盈虛相應王充論衡以為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其說紛紛率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成天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計日十二辰從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從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又曰以時有交變氣亦盛衰而浙潮之所至亦因之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今海中有魚獸殺取皮而懸之潮亦至則毛

皆起豈非氣盛而類應之自然與

宋燕肅潮論

大率元氣噓翕天隨氣而漲歛溟渤往來

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眾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水者太陰之精水屬陰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魄虛於上下弦息於朏朏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其小盡則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復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必平矣月在卯酉必盡矣或遲速消息朱中有潮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於時期矣

朱中有潮

或問燕龍圖潮論是耶非乎答曰試與子於一溝之內觀之引水滿溝則其水必平進於溝之半累

碎石而爲齟齬從上流傾水勢必經齟齬而半寫於下水之激湧無怪也燕公所謂潭者水中沙也錢塘海門之潭亘二百里夫水盈科而後進潮長未及潭則錢塘之江尚空空也及旣長而冒之自潭斗瀉入江又江沙之漲或東或西無常地潮爲沙岸所排助其激湧震天動地峩峩而來水之理也曷足怪乎愚所謂齟齬者猶之潭耳故錢塘潮候率遲於定海者定海平進而錢塘必俟登潭而後至於江其初來也從浙江亭望之僅若一線非潮小也目力遠所見微耳漸近則漸大非潮大也所見漸近則漸大固宜及夫潮退則或由潭中低處或從潭兩尾滔滔以至於海蓋潭中高而兩頭漸低高處適當錢塘之衝其東稍低處乃當錢清曹娥二江所入之口錢清江口潭最低潮頭甚小曹娥江口潭稍高於錢清故潮頭差大是說也習於海道者莫不知之或又問敢問子之說何如答曰欲知潮之爲物必先識天地之間有元氣有陰陽元氣猶太極也網緼兩間希微而不可見陰與陽則生乎元氣者也本之而生亦能爲之病焉

何者爲病常暘常雨是也當陰陽二氣之極則元氣不能勝或又問答曰夫水天地之血也元氣有升降氣之升降血亦隨之故一日之間潮汛再至一月之間爲大汛者亦再一歲之間爲大汛者二十四元氣一歲間升降爲節氣者亦二十四潮二十四汛隨之此不易之理也又問答曰察於吾身而知之也一身之中有元氣有陰陽元氣蓋所受以生者旣生矣則血爲榮氣爲衛血爲陰氣爲陽周一身而不可見者元氣元氣之運周流乎脉絡而血乃隨之一日之潮凡再進退一身之血隨氣而進晝夜未嘗息也攷之素問難經脉候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爲一周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故五十度復會於太陰寸口人氣一晝夜之間行陰行陽各二十五度潮一晝夜隨元氣升降者審矣又問答曰元氣一晝夜小升降故一日之間潮凡再至一月之間大升降故十五日而易一節以律管候氣驗之管之長短不同某氣至某管應元氣升降有小有大審矣天地之數奇而不齊者

也故月有小盡大盡歲有一閏再閏潮之為大汎也隨大小盡與閏亦未嘗差焉驗潮之大小莫若錢塘與西興也雖以朔望為大汎之候然晦前二三日望前一二日潮蓋有登闡者或朔日二日三日四日不登闡至五日而始大或自十五至二十不登闡至二十一而始大西興之間稍低於錢塘或至二十三日潮亦登此無他節氣參差不齊則潮亦為之進退如前所云或攙前或落後其大概固如是也又問曰或有非時而潮忽大當汎而潮忽小者何也答曰愚測之審矣非朔望正汎而大或當汎而反小蓋適遇巨風風順則推之而來後浪擁前故忽大而且久不退風逆則抑之而退前浪過後故驟小而且久不進耳

自註云癸未九月二十七八間東北大風慶元城外沿江平地潮上二尺餘河水為鹹鹵所雜魚悉浮此其驗也前史所記海溢又非由巨風蓋天地之變元氣之病者是也又問曰今夏之日晝潮小夜潮大冬之日晝潮大夜潮小俗所謂潮畏熱畏寒是耶非耶答曰潮畏熱畏寒雖出俗說實確論也陰陽生乎

元氣至其極也元氣有不勝焉夏為極陽日昃乎晝陽氣特盛元氣雖升而為至陽所迫氣不得伸故潮亦下得而遂格之於物以火爨鼎水半於鼎火氣既升從而湧此元氣升而潮進之象也於鼎之上置鉄爨床熾炭其上則湧水為火所協而復下此潮當進而元氣為至陽所迫而不遂也冬為極陰日既西沒陰氣特盛元氣為至陰所薄而潮不遂正與夏同亦猶鼎水方湧以疎箔覆鼎置巨冰其上冰氣嚴沍湧水復下均一理耳畏熱畏寒俗說是矣又曰敢問夏夜冬晝潮能大者何也答曰夏晝陽極元氣為陽所勝冬夜陰極元氣為陰所勝故潮小夏夜日既沒陽氣少衰冬晝日既出陰氣稍斂元氣得伸故潮得遂而稍大此甚易見驗之於身夏之日陽特盛榮血得行故面與身多紅而澤氣則喘促咽塞呵之而無所覩氣陽也為至陽所勝故不能自伸猶潮之畏熱而小也日既入陽漸殺人氣少舒猶潮至夏夜而能大也冬之夜陰特盛榮血消縮故指面皴而肌草燥人呵氣則油然而出皆可以見血陰也為至陰所勝

其不能伸猶潮之畏寒而小也日既出人血少舒猶潮之至冬晝而能大者此一理耳又問曰夏晝潮當小而能大夜當大而反小冬晝潮當大而反小夜當小而反大何也答曰此乃陰陽之氣錯謬顛倒夏當南風以陽方助至陽故元氣為至陽所迫而潮小或者北風起以陰方氣從所勝而來陽為之辟易故潮遂能稍大夏夜潮宜大也乃與晝日同其微者三伏中或陽氣酷烈融而不收陰不足以禦之故潮亦從而小冬或冰雪不解固陰沍寒故晝日宜大而反小為至陰所薄而潮小或者風從南至以陽方氣從所勝而來陰為之辟易故潮亦能稍大此乃陰陽之變元氣之病耳又問曰元氣升降四時則均八月潮特大何也答曰何獨八月二月之潮亦甚大也何者極陰極陽故冬夏之潮有小有大二月八月朔望前後陰陽之氣適中元氣得伸潮得遂其大也固宜錢塘風俗喜遊二月花時競集湖山間非獨不暇觀潮而天色尚寒美潮兒難以久狎於水故是月之潮無所

稱道八月乍涼而天色猶熱弄潮兒得盡其技人情久厭城居故空巷出觀以此獨稱八月潮大耳吳

地志亦載二月八月潮特大其說極是元宣昭伯聚舊作裴伯宣誤浙江潮候

圖說大江而東凡水之入於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為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

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澗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於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歛束逼礙沙澗為薄激射折而趨於兩山之間拘怒不息則奮而上躋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為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曰地機翁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日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肉消於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為陰精水之所在日為陽宗陰之所從故

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大梁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於上水緯於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為郡商賈之所輻輳舟航之所駢集考之郡志得四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為之說而刻石於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毋蹈夫觸險躁進之害云

元史伯璿辨誤

北水南來則為長南水北來則為落是則潮之長必自北而南也然後知

東南二海潮候有不同者以此而已然猶未知潮之長必自北而南者河圖以一六水居北而後天八卦之方位亦以坎為北方之卦坎之象非水乎是則北固水之定位也潮之自北而南豈必外此而他求哉雖然潮特有形之物非有氣以運之亦不能以自行也是故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方其氣之始張於地

則水為氣所擁而南奔是為潮長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以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翕極復張張極復翕則潮又長而又落矣氣之張於北也有定所則潮之長也宜同時矣是故東已平而南方生南既平而東已落東既落而北復生矣氣之一翕一張如循環然無停機也潮之一往一來應期不爽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天地之有水猶人之有血也水由氣以往來於地猶血之以氣往來於脉皆一氣之所致也故水有潮有不潮者如人身之血有行脉不行脉者時刻之不爽者即一息四至之期也大小之不同者即春弦夏洪之道也日止於一潮或半月東流半月西者亦猶兩躄之與兩手遲速大小所見之不同也是脉雖皆由於一身而經絡所屬自異耳概以論其理可也深求所以徒獎精神豈特鑿也哉至於潮必東起者東乃生氣之方陰陽之氣始於此也百川之水盡赴於東返本之義焉如人身之血氣必歸源於中焦亦起於寅時生氣之際也東方卯辰之位卯為生氣之盛辰為龍變之鄉是以潮起於東不

在他方也 **闕名蠡海集** 潮之說多矣蓋潮本屬陰陰極則動月亦陰也與之同類月行過於

子午極處則潮起初一二日卯時月在卯自卯順數一時一位當時至午位故午時潮初三初四日卯時

月在寅以寅加卯順數至未時在午位故未時潮初五初六日卯時月在丑以丑加卯順數至申時在午

位故申時潮初七初八初九日卯時月在子以子加卯順數至酉時在午位故酉時潮初十十一日卯時

月在亥以亥加卯順數至戌時在午位故戌時潮十二十三日卯時月在戌以戌加卯順數至亥時在午

位故亥時潮十四十五十六日卯時月在酉以酉加卯順數至子時在午位故子時潮下半月與此同凡

日臨子午海水必起但上半月晝為潮夜為汐下半月夜為潮晝為汐皆月行於子午之位也波濤洶湧

者由江勢曲折沙潭 **毛先舒答潮問** 問浙江何以有深淺激之而使然也 潮也答曰地勢

為之也天下之水皆有潮然多暗長水或湧水而已惟錢塘之潮澎湃犇騰如爐鼓釜沸以自海入江與

他水絕殊蓋地勢使然也何以晝夜再至且以漸遲也日應月候也月行較日以漸遲一日常不及日十

二度故潮至亦以漸遲也其晝夜再至則應月之中也月一晝夜則再中或中於天或中於地之下月中

則潮至月以朔之午正刻中於天以子末刻中於地初二日則以午末刻中於天以丑初刻中於地其後

中期以次漸遲至望則以子正刻中於天午初刻中於地十六日則復如朔朔日潮至以午正子末初二

日潮至以午末丑初望日潮至以子正午初十六日則復如朔其漸遲之期無不如月之中天中地也秋

則壯何也亦應月也月華至秋則益明所謂地勢者可詳與曰其勢有三錢塘之江將入海處有龕楮二

山焉屹相峙如門下有沙檻江流至此則一束故海潮至此亦一束海水長欲入江束於山不得駛則怒

譬人之欲入門也人多門狹則喧動抨擊以爭門唯水亦然此山勢也北水悍南水緩而錢塘之水發丹

陽經睦杭紹興諸州逶迤曲折以入於海故曰浙江浙者折也則水尤緩他江悍到口與海力敵敵則潮

至不敢逞為暗潮至敢逞則為怒潮此水勢也浙之方為異象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江柔異海讓潮逞怒此方勢也此三者浙江之所以有潮與他水殊不足怪也紛說亡當徒益滋惑客曰潮何以名為潮也曰潮者朝也朝月也曰海百谷王矣而月中於天中於地猶天子之蒞於明堂也故海朝之或曰朝江也書云江漢朝宗于海江朝海也潮者海朝江也蓋窮歸宿則海大江小溯源本則江高海卑可以互為尊則亦可以互為朝也然則名潮復名汝者何得無潮取其朝至而汐取其夕至耶曰配以汐名或主此然潮之義不繫焉審以其朝至而名潮也則十二時皆有潮奚止朝夕且夕至者亦未嘗不名潮故曰晚潮曰暮潮曰夜潮故潮者統辭也汝加之辭也而實非可以配潮故統潮與汝皆名潮是朝會之義非朝晨之義也此其所以名潮者也

潮異

越絕書

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眾豕之言高置吾頭必見越人

入吳也指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餘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兆漢趙睦吳越春秋常在後世稱述蓋子胥水仙也

吳王與師伐齊子胥諫王不聽遂伐齊戰於艾陵之上齊師敗績吳王還乃讓子胥賜屬鏹之劍子胥遂伏劍而死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器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南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颺汝眼炎光燒汝肉魚鯨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

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勾踐將殺文種種哺其耳以成人惡種曰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為越王所戮吾不入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屬盧之劍種遂伏劍而死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葬一年伍子

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杜克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庭錄異記

伍子胥臨終戒其子曰以鱖魚皮裹吾尸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

是自海門山潮頭洶湧高數百尺越錢塘過漁浦方

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激聞百餘里時

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祀焉

附錄

廬州城內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

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尺漢王

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塘潮水相應焉

充論衡

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

鴟夷囊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為濤以溺

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廟

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

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為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

投湘江湘江不為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為濤

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

衛蒧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

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蒧汁瀋從旁人

子胥亦自先入鑊後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

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

且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塘浙江有吳

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塘浙

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

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讐未死子孫遺

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為會稽立置太守

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為濤不止欲何求乎吳越在時

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塘

以北屬吳錢塘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

子胥入吳之江為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為入越之地

怨恚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

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

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絕精魂飛散

安能為濤使子胥之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

水一子胥之身煮湯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為羹蒧何

能有害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

儀其後杜伯射宣王莊子儀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為

虛言今子胥不能體為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

驅水往來豈報讐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夫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爲濤誰居溪谷爲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爲濤子胥之身聚岸灌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爲濤子胥之怒以月爲節也三江時風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爲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爲濤猶謂二女之精爲風也

觀潮文賦

凡觀潮者皆載風俗八月十八之下以無關形勝也其他係於江而非觀游者皆錄焉

漢枚乘七發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

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畧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况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慌兮叙兮儻兮浩瀆養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湧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

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顛顛印印拮
 据疆疆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匈磕
 軋盤涌齋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闔漠感
 突上擊下肆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
 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或圍之津
 涯芟軫谷分迴翔青篋銜枚檀栢弭節伍子之山通
 厲骨母之場凌赤岸彗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
 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屯屯聲如雷鼓
 發怒崖沓清升踰趾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
 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
 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
 壞陂池決勝乃罷滌汨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
 驚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浹浹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
 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閭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
 也

明楊魁觀潮論 余嘗登海寧城樓見海潮薄岸怒
 濤數十丈若雪山駕鰲雷奔電激
 昔人謂龕赭二山峙為海門故激而為濤今觀洶湧
 之勢却在海門之外非龕赭二山所為明矣抱朴子

云取物多者其力盛來遠者其勢大潮水從東來地
 廣道遠乍入狹處陵山觸岸從直赴曲其勢不泄故
 隆崇涌起而為濤理或如此未登海上不知果爾否
 也既數日登望虞山險山巔眺望則見海在浙東西
 者兩岸有際水勢洄曲旁多山峙海中亦峯光星列
 彼自浩渺之區入於阻隘安得不衝激而為濤乎即
 此推之定山松江之裏逶迤曲折兩岸有際元非溟
 渤望洋無際者實大海之汊入於浙中者爾故觸山
 薄岸震撼擊撞勢從內溢而無外泄所以來遠勢大
 愈進愈激未抵海門洶濤已甚矣此理之常無足怪
 者

朱襄觀潮說 濱海之地莫不有潮浙江潮為最奇
 頭自海門踴躍奔迅而來地為之震後一年四月又
 於海寧觀潮殷如雷白如雪橫亘如匹練從南北徐
 徐而西入龕赭兩山之間即所謂海門也始知海門
 外之潮與海門內之潮其大小疾遲不侔矣若夫潮
 之一日兩至以四時之信較之時刻不移而相尋於
 無窮予嘗疑其未必與月應也謂與月應可謂與日

應不可淮南子不云乎積陽之熱氣為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而盧肇海潮賦序直謂潮與日應此昧于陰陽之理者也乃若潮之消長葛洪所謂自天地開闢已有之世傳浙江之潮謂子胥怒氣所激而成然哉乎國語史記皆謂浮子胥于江唯越絕書浮于大江大江今之揚子江也蓋子胥諫赦越不聽曰可抉吾眼懸東門之上以觀越兵入吳王惡其妖以為越兵入必不由大江故殺而浮之大江及文種被害既葬一年子胥穿西山脇持其尸俱浮于海此見于吳越春秋或子胥由大江入海乘潮而來浙江忠魂相感乃一時之變異豈若世傳之謂哉王充論衡以為子胥所浮之江不知何江失考矣

形勝湖

凡湖中事蹟文章關山川水利者俱不載

西湖故明聖湖也周繞三十里三面環山谿谷縷注

下有淵泉百道瀦而為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

聖之瑞遂稱明聖湖以其介於錢塘也又稱錢塘湖

以其輪委於下湖也又稱上湖以其負郭而西也故

稱西湖 西湖在郡西舊名錢塘湖源出於武林泉

周迴三十里自唐及國朝號游觀勝地中興以來衣

冠之集舟車之舍民物阜蕃宮室鉅麗尤非昔比先

是城中以斥鹵苦于無水唐刺史李鄴侯泌引湖水

入城為六井以便民汲刺史白文公居易又築堤捍

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自為石記然歲久浚治不時

往往湮塞錢氏始置撩湖兵士千人國朝大中祥符

初郡守王濟增置斗門以白公舊記刻石湖上天禧

四年郡守王欽若奏以為祝聖放生池禁採捕慶曆

初守鄭戩發屬縣丁數萬人盡闢豪族僧寺規占之

地仁宗嘉之降詔獎諭仍命歲常修導咸淳志蘇軾乞

開西湖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時湖漑

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艸生漸成葑田熙寧中

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湮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

合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無知竊

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

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

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

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湮塞

使蛟龍魚鱉同為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

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

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西湖作六井然後民

足于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

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涵記云放水漑田每減一寸可漑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漑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菱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于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于江湖湖之所遇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功開後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騷擾泥水狼藉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

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于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

後半篇入水利

加
年
財
生

